

新刻槎翁文集目錄序



槎翁文集十八卷目錄一卷吾泰和前
輩劉先生子高之作也先生天分絕出
七歲能詩而程勵不倦日記千數言以
為常六經子史百家之說靡不究覽加
以師友之資江山之助其文辭日新月
富嘗以詩領元至正鄉舉會兵亂不果
上隱居逃難崎嶇山谷間者久之

皇明受命被 詔起拜職方郎中進北
平按察副使罷去改禮部侍郎權吏部
尚書尋予致仕歸歸之明年復徵為國
子司業以卒其行義在鄉邦其議論在
朝著其治績在史冊無容贅已平生詩
文萬篇詩刻于蕭氏者既非其全而文
集所錄亦僅存此凡為銘贊傳說序記
諸體若干首藏于家百五十年于茲矣
莫好而傳之者玉光劍氣固不容掩迹
者家兄吏侍在告家居得而校之未畢
也迫於

召命瀕行奉以告吾吉郡太守徐侯士
元侯受之閱已謂是郡之文獻也惡可
不傳乃畢校之且捐俸刻之梓工既走
价予示俾序焉予既卒業則嘆曰郁哉
文乎夫大廈之輪奐非一木之枝梧也

珍鼎之雋永非一味之調齊也春陽之
煦嫗非一朝夕之漚鬱也其養厚故其
氣龐蔚而隆凝其學博故其詞雄渾而
腴暢其志潔故其體與雅而切深繁繁
乎珠聯而玉綴也鏘鏘乎韶奏而鳳鳴
也飄飄乎雲乘風而江河注海也豈非
一代之作者哉顧久弗傳伊誰諉咎徐
侯為郡三年廉平簡靜民用不擾而表
章先賢風勵後進之心寔惓惓焉是集
之傳吾知吾黨之士不徒爭先覩之為
快矣予生也晚不及以時讀先生之書
至是而後得盡觀焉掩卷遐思良用自
慰而何足以窺其大全况敢以不腆之
詞弁其首哉惟侯此舉不可不書爰述
此于目錄之次用紀歲月云耳若夫首
簡之序侯名能文辭其何辭辭之校正

五也邑後學羅欽忠謹序

樸翁文集目錄

卷之一

道心堂銘

鍾銘

硯銘

紙帳銘

紙扇銘

界方銘

養志堂銘

吾存堂銘

星缸硯銘

梧陽齋銘

稽古箴

仰齋詩

美危孝子詩

題玉克溫江亭

宴別圖

興國陳令尹德政頌

枯木復榮頌

驅燕解

詰鉅樟文

題辭爲陳宗舜作

神農嘗藥畫像贊

十三人贊

高允齡像贊

自贊三

子彥弟像贊

龍玄問像贊

蕭斯和像贊

胡濟川像贊

王矩本母圖贊

魁星贊

卷之二

石潭漁者傳

胡巫傳

華山樵者傳

楚江先生傳

達理馬識禮傳

胡夫人傳

李時傳

孫先生傳

葛孝子傳

花子傳

逢掖生傳

澹觀先生傳

貞女龍琇傳

劉芳遠傳

夏日攷傳

五荆傳

卷之三

錄南園灌隱說

乳犬說

鍾舉正字說

蕭鼎子翼字說

蕭鵬舉字說

塵外說

錢佛說

王氏子名字說

楊氏二子字說

無邊說

龍非池字說

仁山字說

跋楊太伯公祠說

羅用達字說亡

錄鬻婦說

王伯昂字說

羅克浚字說

張彥實字說

平遠圖說

卷之四

與周伯寧書

與王紹南

與譚若驥

上熊提控

與聞長老

與陳心吾

與王子與二

與蕭鵬舉二

與本泉元

與王高

答劉天一

與高未齡二

與祝仁壽

答郭慶守

與歐陽仲元

與張炳文

與李提舉

慰鍾應龍

卷之五

三友亭記

魁字大旗記

三樂堂記

秋碧軒記

游武山記

游湖山記

高溪書隱記

紫霞滄洲樓記

其樂堂記

蕭氏芝草記

興國縣修儒學記

記

長春道院記

旌陽道院記

鍾廷珍翠庭記

卷之六

興國縣修城記

三檀寺興復記

泰和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窪泉記

虎啞木偶人記

樂氏重建迤遠堂記

遊梅田洞記

蓬軒記

北巖禱雨記

湖山清勝堂記

茅亭記

世綵堂記

泰和縣天一院重修記

重興院佛殿記

讀書所記

永新重建靈應觀記

愛日堂記

挹翠堂記

卷之七

東竹軒記

柳居園記

寸草堂記

按察司官朝會題名記

登濟寧太白酒樓記

箭所記

瞿預齋記

予隱堂記

重修松青觀記

武山義塾記

臨清堂記

杏林後隱記

遠山樓記

卷之八

送劉學正序

萬德深滄江稿序

送劉侯赴廣東憲副序

王斯和遺稿序

舒伯源抒悶集後序

送周士廉序

送王伯初序

贈蕭一誠赴召序

王以直文序

送隆師之普原序

贈段復初序

梅遜初稿序

送張萬中赴咸寧序

鄒氏春雨高燕集詩序

送歐陽孔述還鄉序

秋日宴中和堂詩後序

劉尚賓東溪詞稿後序

楊氏族譜後序

送薛伯謙序

贈鄭生序

送康履謙序

送熊廷璋序

送張經歷序

芳上人詩序

卷之九

陶德嘉詩序

贈地師丘弘道序二

玉源劉氏宗譜序

送畫史李約愷序

蕭子所詩序

東行倡和集序

贈醫士馬如春序

鍾廷方錄癸卯壽詩序

送王以誠之武昌求父喪序

贈鍾大觀序

送塾師胡從正序

贈熊掾史序

朗溪曾氏瑞名序

先塋記自序

陳曾遺稿序

鍾祥詩集序

王先生輓詩序

送友人遊浙序

贈日者曾蓬萊序

美夾谷侯勸農燕勞詩序

送吉水知縣費侯赴覲序

羅氏族譜序

株木余氏族譜序

卷之十

送羅朝舉序

贈孫如心序

南岡陳氏宗譜序

蕭氏族譜序

送吳明理遠遊序

送別聞人禹疇圖詩序

劉以震詩序

送許伯達序

贈徐永年序

鄭氏獨村堂詩序

贈驛丞謝子良詩序

巢雲詩集序

柳溪陳氏慶源圖序

陪祀方丘應制詩序

自序詩集

張氏族譜序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楊氏二貞婦序

蕭氏族譜序

西齋雜錄序

送黃贊禮還京序

仁城蕭氏臨清亭詩序

卷之十一

三衢徐叔名詩集序

送王協南歸序

鍾氏仁存方論集序

送蘇平仲先生通金華序

送王縣丞赴黃岩序

送程子正還三衢序

送陳德中歸省序

送劉嗣慶還安福序

贈醫士郭和卿序

閒中風月序

虎溪蕭氏第三房族譜序

月渚圖序

蕭九川詩藁序

三窮詩序

贈任保宜序

沙溪劉氏靜安亭詩序

橫岡素氏族譜序

東屯朱氏族譜序

丹山羅氏族譜序

卷之十二

跋贈鍾學正詩卷後

跋曠伯造所藏康瑞玉和詩後

書文丞相蔡安撫遺像後

跋周宜中所藏黃庭帖後

跋張真人達侯遺像圖贊

書劉叔清四清圖贊

跋趙文敏公行書千文

跋鍾廷方所藏汪愚翁所作瀟湘八景圖後

跋張某所藏劉夢良掀蓬梅圖

跋王明極所藏文宣慰書古意二大字卷後

跋周氏先塋誌文錄後 跋達侯手帖後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

跋所錄求志堂詩文後

書蕭縣丞贈陳理問序文後

跋宋毅中丞歐陽發承議即官誥後

跋張務民所藏楮書後 跋文信國公三詩墨蹟後

題趙文敏公書杜詩後

書虞先生贈畫師劉宗海叙後

永州府君遺像引 書无大父所作後溪序後

跋顏中行避地藁 跋蕭氏鄉社記後

跋劉大博所為湯信叔墓志及核山山至記後

跋宋素州分宜主簿鍾紹安賜修職以誥

題龍氏書香卅科錄後

題王伯畿赴金陵道中詩集

題十八學士宴飲圖序贊

卷之十三

跋吳傳朋與瑞昌令李西美四帖後

書宋高宗三詔後 羅子理族譜引

跋西臺慟哭記後

書揭學士撰彭夫人墓表後

書呂氏均產記後

題所書宋吳太常安國誌銘等文後

書巢居野人序後 跋唐太宗手勅後

跋吳傳朋送張顛書帖後

跋王章書宋真宗汴水發願文

跋北山上人所藏晉獻之保母帖

跋文丞相書集杜感興絕句後

跋揭翰林李吳二進士所賦和贈從元以德甫詩後

跋書黃州學記後
題唐學士勸書圖

書皇甫君碑後

跋顏真卿所書雷雨有作五言律詩卷後

題和靖味梅圖
跋葉熙厯所藏東坡帖

書山谷黃太史題醒心軒詩後

跋東坡與彭城士友帖後
跋黃華山人墨蹟

書范文正公與時相論守環慶事宜帖後

題王左丞墨蹟

書呂僉憲本拙二篆字并漢陰抱甕圖後

卷之十四

題黃氏宗譜後

書元吳真人二代封贈誥詞副書刻本後

書孫氏復姓文後
跋徐叔銘家傳後

書王氏慈烏記後
書樗散生傳後

題鍾氏所藏飛白書存存齋三大字後

書張馮子翼字說後
跋王明初全軒記文後

題文丞相劉大博與胡古澗二帖後

題宣和山水畫後

題胡忠簡公所畫清江引并詩後

跋宋國學生王叔可母胡氏孺人勅誥

題蕭子所所藏顛蘭墨龍二圖後

書郭氏隱居記後

題蕭九川所藏先世諸賢往來啓牘後

題晉七賢圖

跋洞然諸公詩卷後

跋長興令蕭德瑜所遺其甥郭履恒漁樵圖後

跋戴克恭所藏先世德熟及幼二堂記後

書荷山劉氏敬先圖序後

跋孫獻簡公族譜後

跋周所安所藏周元公年譜後

題蕭鵬舉戊巳稟後

書羅司月傳後

書冠朝郭氏家錄後

跋西溪八景圖詩序後

跋菊逸堂記後

卷之十五

招魂辭

胡山人哀辭

故提舉李公哀辭

哀張以修辭

郭南叔哀辭

祭叔母文

祭蕭敬修文

祭廖子所文

祭泰和州監達正道

祭劉元帥文

祭蕭提舉文

告先府君墓文

告太夫人墓文

祭先考文

祭先兄中齋先生文

卷之十六

故承直郎穎州路總管府推官歐公行狀

胡毋樂孺入行述
清溪居士行述

卷
元故秘書蕭芳洲先生行狀

故資谷居士曠君行狀

故進義副尉臨江路清江縣主簿楊君墓表

劉國器先生墓表

卷之十七

楊君公平墓銘

謝夫人墓銘

鍾母李孺人墓誌銘

亡妻陳君墓誌銘

張夫人墓誌銘

三子墳誌

先府君遷厝墳誌

先夫人遷厝墳誌

卷
拙存齋先生墓碣銘

元故奉訓大夫廣西以書而政廉訪司僉事魯公墓誌銘

誌銘

吾廬履先生墓碣銘

曾母周夫人墓誌銘

元故養家翁公墓誌銘

故羅君和卿墓誌銘

卷之十八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征南副將軍靖海侯

追封海國公謚襄毅又吳公神道碑銘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征南副將軍靖海侯

追封滕國公謚襄毅又顧公神道碑銘

王秀才墓誌銘

東屯朱處士墓誌銘

桂翁文集目錄畢

桂翁文集卷之一

銘

道心堂銘

雩陽丘弘道以道心名其堂將致察於是而有所存
警也南平劉楚聞而尚之爲作銘曰

維皇降衷心實具諸虛靈體一知覺則殊其殊伊何曰
理曰氣正由理出偏以氣累混而無別性乃汨昏所知
覺者私欲是存粵古聖人揭諸大典曰惟道心微妙難
見彼人心者易陷而危曷以持之精一是師慨世之人
耳目口體欲動情勝越常敗禮失而勿持火烈水流溺
焉熾焉禽獸是侔所以君子必畏而慎如號三軍奉帥

之令卒不亂驟馬不縱馳凡百進退視此指撝嗟凡有生聲色飲食形氣所資孰外而植惟情之發視理所同噤尔弗受鑽穴勿從是謂道心雖微而著性命之原形氣之主丘君作堂在雩之濱觀水有術觀山體仁務茲仁智企彼先覺歸而求之典謨庸學維孔作則維後述義擇而執之惟一無二大哉心乎惟道是尊君子伊止學問伊源勿謂受授舜禹尔汝塗人一致敢告斯語

鍾銘

惟丙午某月贛寧都州尹廬陵王某作銅鍾于洞玄道院其制樸其聲宏將以祀虛玄而示無極也前進士南平劉楚爲之銘銘曰

繫王侯慕道詮液剛堅範虛圓端螭懸金奏宣發鏗闐格神天鎮洞玄千萬年

硯銘

西昌普照僧某因亂兵發經藏基獲古硯青紫白草有異像焉劉某爲之銘曰

歛陽斷腴青且茲規爲周涂水所豬以墨研之堅而濡有像白皙眉目都攝衣趺坐乃浮屠得之藏基自其徒雲蒸兩行文字數歷萬千劫涅不渝

紙帳銘

余留王氏館中設紙帳焉余甚愛之以其起居寢息恒於焉依有相長之義乃作銘云

奕奕乎其能覆也濯濯乎其不可污也和氣不得以奸其間則守之固也采績不得以施其華則質之素也賤而可尊幸不爲女紅之蠹也卷而可舒亦幽貞之度也

紙扇銘

爾形若圓爾行則方清風載揚君子是將明粹之文正直之德蓋庶幾未嘗易操於淒淒而矜容於赫赫者也

界方銘

爾爲正罔或不正爾惟直罔或不直式勿偏陂哉惟正直是力

養志堂銘

孰不事親惟養不易心通氣孚乃可無二其養維何匪酒食是承將順悅懌服勤烝烝吾父之父爲吾之祖吾一事之順而無逆我時在傍翁曰子孫尔事尔父庶幾紹存翁既耄終父乃捐世永懷先人欲養曷致朝升于堂暮降于庭顧瞻涕洟但其榮榮嗟爾孝子類也宜錫存固所忻亡勿過戚惟親之志不在一身亦以賢碩觀其後人豈無書琴亦有桑梓所敬所愛曷敢不以立身事君彰顯揚榮庶無虧辱以忝所生是曰養志養之大者俗降禮淪遠焉斯寡郵有王氏世有孝孫我銘其堂永旌德門

吾存堂銘

往年永和蕭賓尚父志儒而業醫嘗自題其書樓

有曰寧爲忠厚不爲浮薄吾心所存自有其真
吾存二字以名其堂且曰吾將以示後之人焉
其子書字同文者果能世其業以大厥家則其存之
遠可徵矣余辱與同文遊因其來請文也適爲之銘
銘曰

相古有術爲函與矢孰無良心存乃殊以君子慎之自
任爲難曰存者吾伊人匪瘵於惟蕭氏術本醫濟由宋
而元十有三世惟尚賓父侃直有文伊像有贊由衷所
云寧爲忠厚不爲浮薄以茲自存云胡不樂推其存者
本諸生生匪由外鑠與天同行彼或去之我則存只存
之者何以此天理如偃斯伸如瘖斯吟春融物滋藹然
吾心鳳山峩峩螺水浩浩旣樂旣壽內充旁造我銘斯
堂辭不盡意式陳前聞以勗來裔

星虹硯銘

溫潤而栗方直以平令質斯蘊至文是經其環巨者
如虹晶熒者如星爰濡翰以致用宜守靜而引齡是爲
余季彥文之硯而崧爲之銘

梧陽齋銘

廬陵朗石魯同升謂同郡劉楚曰先世有梧陽齋者
吾曾祖父游息之所也今毀矣某將葺而復之以無
廢我先人之志子知我者也盡惠以銘乎辭不可乃
爲之銘曰

維世君子學必有所歲修以居高明是與說諸生
得其心如彼梧桐于山之陽維茲名齋本始同雅
我書爰樂其下水之斯植匪梧与岸地之所憑匪
從至和所波生意畢遠天行春融風動雲發候條候
乃玉乃金華其禁之凌其陰所以君子令德是做
卑汚殊起匪穢棘異其宜尔不匱先心迥近新
乃更揭之有蔣其比句胡者石必公亦庶幾念昔
此作者炳其圭璋豈有聞維時之

歲

稽古歲

昔關馬父論商頌那之詩有曰王之道其德不

敢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則先民者豈非尤後
世稽古之士之所當師法者乎廬陵晏質彦文以稽
古名齋其志可謂大矣其友西昌劉嶽喜而爲之歲

三

學有先後匪由生知所以爲學必古是稽所稽伊何道
德文物禮樂制度繫在典策誰其肇之不曰先民堯舜
周孔卓哉聖神顧瞻古先曰世寔遠予末小子敢異其
軌先覺先知百世先師載考載惟邁往力追精神對越
表裏洞達不違始終寧昧毫末如水有源如木有根淳
龐盛大正氣所存爰有晏質式慕古先仰而稽之惟精
惟堅爰構齋居揭以稽古動靜食息惟古是矩有嚴其

容有蔚其文遊將絕軌
前聞毋徒嘆零母若唯
伊古不遠求之在通古
豈無初後亦今庶幾定
志不愧斯箴

仰齋詩

宣溪曠懷得故宋丞相文山信國公燕獄中所集杜
句五言絕句一百首於其母文夫人蚤受讀而感焉
夫人丞相曾孫行也上軍作詩時八十有八年而翰
墨猶新編帙具在懷懼其藏之弗謹乃構齋居爲崇
笈以度之而揭之曰仰齋示高山仰止之意也雲陽
提舉李公旣爲之記矣里生劉某復申之以詩詩曰
於烈信公昔徇國特遺其後人于獄有詩其詩伊何篇

百榘而衍之杜氏是索當其命辭如出己情心口
相應條理自成始傷閨邊終憤入獄激辭陳義風振霜
肅懷也克敏蚤企外家携書來歸毋教所加身秩其編
宜敬勿襲爰構齋居以度以列永言箴之曷以名齋不
曰仰止先民所懷譬彼高山屹焉在上引領跂足巖巖
是仰麟拘于柙鳳惟于罌筆鋒墨陣百世不渝公血在
燕公詩在言精通海掇光奪月日啓而誦之忠義所存
豈無他人矧尔外孫宣溪云云華山頌頌篇翰斯儲神
明是宅玉潤珠米永慎厥藏毋使雷電六丁取將凜其
直筆允矣詩史載陳忠孝以勸臣子

盧陵危可久性至孝歲乙巳郡城大饑可久出營粟
于城西三十里之橫溪既暮弗得食父失所待欲他
適又恐貽其憂乃匍匐而返及涉小溪忽巨魚躍入
襟抱問持之以急取酒爲壽招鄰翁共食之親則
大悅以爲天之也若有感之者好事者因繪爲圖
以傳而敏修彭先生爲之序其事甚悉其友人劉荆
生復追味之以詩詩曰

吾聞至人之信可以及豚魚後來王祥與姜詩得魚奉
親事匪虛念此危生孝且冀遭此歲大饑手持黃金羅
無所朝辭老親出去暮及橫溪淚如雨親之饑兮孰
子哺褰子裳兮返下濟乎中渡忽撥刺以上躍波騰杏

而中開口噉喙而欲語嗟尔孝子其何來吾寧抱持以
歸止上堂見親親色喜囊中有魚乃無米魚可食酒可
酤喚取鄰翁相與娛今日可飽不願餘嗟哉危生天所
矜感適所遇非其能我願四海長豐登交魚炊飯甘旨
并順孫孝子曰烝烝

題玉克溫江亭宴別圖

至正癸巳東南亂作惟吉顛僅自保前黃州錄事宣
差玉珊克溫與其弟克初寓全侯許嘗泛舟出顛灘
與故人會宴萬安之江亭時西夏謝珣在座因寓爲
圖以贈之後克溫既沒而克初猶能寶旂斯圖至今
間出以示余余因憶往年觀克溫舞劍於焦湖屋中

其風流悲壯猶可想見撫視遺墨感念存亡慨題短
篇以識殊慟

灘水日浩浩江亭已荒荒誰知圖中景猶見黃州狂事
往空復春鴈飛不成行安得挾浮雲從之舞干將

頌

與國陳令尹德政頌

癸卯夏四月南平劉楚遭兵亂奔逐蕩折聞鄰邑興
國有賢令尹也自其鄉匍匐百四十餘里往觀政焉
入其境田野治而民自謂未嘗見吏也入其闕商族
嬉而民又謂未嘗見盜也老者盱盱幼者于于居者
以愉行者以舒旣而遊於學閭絃誦之聲適於市聞

與人之歌乃踴躍感歎自傷僻遠不得爲其民以少
溉一日之惠則又欣欣然竊爲與國民獨得賢令尹
喜且賀之於是稍擴與人之歌畧比其音節而爲之
頌焉頌曰

菜田之昀昀兮我則治之孰貸我牛與種兮陳侯是實
居室之翹翹兮我則修之孰畀我楛與斲兮陳侯是周
野有猛獸噬人血顛孰與逐之有仇其徒群狐睢盱或
窺我室孰與拒之有截其屹我有瘡痍侯摩撫之我有
苦飢侯來哺之訓我子弟養我父母以慈則侯以善則
不侮尔工尔賈尔田尔舍聞聲趨風咸至庭下庭絕吏
符魯不逮呼彼有定程賦無宿逋侯馬來止在泮之泮

秋賦咏詩樂尔君子候車出遊在彼中澤
歌以休寧有羊豕池有鯉鯉伊民之生維陳侯之恩矣
韓有十邑維陳侯是茂民曰噫嘻昔未有朝有定
廟有昂曼毋諸公歸伊民之師欽江云云方嶺英英我
輯與歌永播無斁

枯桂復榮頌

吉水周氏前庭有桂樹二本鉅各數尺圍高異重
廣蔭數畝相傳殆二百餘年蓋其上世手植故物也
往年兵亂遭焚燬其枝葉凋斵舉為煨燼獨其下數
尺遺枿嶄然如歌檝立鐵嵌巖屢竦又空洞殘薄僅
存皮介或配其狀欲夷之又不忍而上洪武五年春

其東偏一本忽萌蘖怒舒苞挺叢出鮮妍葱秀迸出
枯朽識者曰是將為興文之兆歟是秋周氏之賢俊
曰仲方者果以明經貢春官明年策上第

天子親擢為侍儀使子時備員兵部辱有同朝之好而
獲聞是桂之復榮也竊欣慕焉及覩前進士張潔所
為記又知君子之學克行醇其出而羽儀

天朝以克當斯兆也有徵矣為之頌曰

繁木之生一氣所鍾由本而枝有悴有隆譬之令族世
葉攸屬中焉或徹其盛必徒有煒周宗大于宜田雲仍
若林其麗百千曠庭之陽有蔚者挂厲陵風霜傲閱年
歲孰焚其廬而燬其株條肆不遺兀焉委枯舍華蓄英

大歸未齊宜尔孫子式降昌運運符其昌士援其良苑

薰嗟至和復此

枯朽如春之藝如雲之凝興滋之醇

慈培以仁厚芬敷教材達君子是懋匪惟家祥實邦之光

維標維楨視此頌章

驅燕解

有燕巢于齋居之內楹既葺而完矣而齋居之几席盤
行書籍賓朋之衣冠帶鳥往往被其沾污初以爲適然
久之乃散漫狼籍不可禁避或愠而欲驅之或憐而欲
存之二人者蓋互執之而莫之能決也愠者曰今茲齋
房函丈四阿今佩聯接琴書森羅我服綰縞我冠戎威

彼飛往來騰刀擲梭從而穢焉於子如何矜者曰天之

生物各有定所惟燕之依必堂必廡豈比鷦雀林栖草

乳此而不存於胡能處愠者又曰君子慎居正潔自持

青蠅營營維王之疵若將浼焉去之奚疑未聞汚人而

可近之矜者又曰人物雖殊生聚則同觀其經營海口

翰窮啄滓啣污茸毛綴蓬蔽伏未育毀撤以從君子秉

之則恐靡同愠者又曰伊物之智宜擇靜便修廊高墉

深不彼遷顧乃緝緝穢我几筵物雖宜愛亦不苟然豈

有去害而曰違天矜者又曰人生處濁何穢何清裸樞

何澆唾面何驚泥而處之乃一乃平愠者又曰人爲物
靈與物異趨益者宜狎慎者宜除故蘭生當戶不得木

雖有君子而同群合汚二人者蓋亦不然歟天覆矣
而猶不可以窮也劉子乃進而解之曰夫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毋泥所蔽毋徇所強故仁不必煦嫗義不嫌損
傷含垢匿瑕敗類亂常保已防微終焉永臧於是決策
破壘濬几振裳闔門謝燕守吾貞常彼矜者以悟愠者
以宣游泳齋居清風穆然

詰鉅樟文

予齋居東南叢石間有豫樟數本三四尺圍高可數
丈皆秀聳壯碩遠歷年所先時兵興公府裝造戰艦
糧艘以漕海泛江亂河渡淮者以百千計於是濱水
近郊之材斬伐日罄乃發匠石轉入深僻搜窮扶隱
始有搯斧斤執尋引過而睨之者衆惜其奇古既不
忍伐又不能止也徐而顧視其下則有穿穴洞決蠹
蝕內訐癭節離奇膏液滲漉曰是不可用矣乃存其
特以表叢薄劉子見而歎其以才累而以疾免幸也
乃爲文以詰之

吁嗟鉅樟鬱鬱乎數百年之養而不芟也童童乎數
十百里之望而不藝也蟠青蒼以傲兀萬牛伏而摧車
何夷亂之亦遭礪萬斧以來加忽龍瘻而虎悴色黯慘
其無華雨淋淋以晝夜風颯颯而吹沙乃爲之告曰將
挈雲呼風以特立於山林乎將爲艦爲艘以浮游於江
海也將搖撼震動爲士馬之所踐履芻糧之所捆載乎

寧舍精息陰以下食於泉源而上庇於雲漢也將漂浮
泛溢於流波乎寧抱疾纏痼以休於寂寞也將衝激摧
裂於沙石乎寧懷垢匿瑕以休於巖壑也天之生物百
用斯備用失其宜材或為累會榮利性所喪多矣所以
君子退思守已且吾聞昔有佯狂為奴吞炭為啞托盲
以辭聘者矣則爾鉅璋雖友離其形空洞其中又何辭
焉不然濼割以堅蘭焚以香較其所存孰短孰長抱者
保終其又何傷

題辭為陳宗舜作

吾郡前進士村民陳先生以卓犖不羈之才蘊俊偉非
常之學自其少日已擅雋聲有一擲百萬之豪有一

千鈞之勇奈何時遭屯否連兩舉以無成疾抱疇昔
三徵而不起因循歲月滯轉蓬萍誰不念之噫其老矣
故飯疏飲水常後役乎風雨道途之間然憂玉鏗金亦
卓卓乎言語文字之妙言就尔宿寓鏡方將二十餘
年豈不懷歸望禾川動二三百里况故址把茅之未辦
亦親喪淺土之未營雖夫未嘗屈已以求人在君子
能不動心於知己遇曼卿於江上豈無贈麥舟者乎念
杜甫於瀼西當有送並堂資者是故年弟特著題辭所
冀特賢共成樂助

贊

神農嘗藥畫像贊

史稱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藥尚矣或謂其嘗藥一日而七十死豈其然哉漢孔氏謂其書名三墳而不傳獨圖經爲鑿家所宗不廢豈亦猶後世務耕而托爲神農之言者歟不然必有所傳矣夫子序書斷自唐虞而易繫謂神農氏耒耜之利取諸益日中爲市取諸噬嗑豈聖人於生民既有以厚之尤必有以衛之者歟史又謂神農人身牛首衣鳥獸之皮豈去古未遠冠服之制固有未備歟豈惟是哉九鑿家陰陽氣運之說主治湯液之論若素問等書亦必有待乎後之聖人而始備夫開天立極爲萬世利者豈一事之盛而一聖之功哉故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而首聖之功不可及矣渝川孫昂爲王仲璣寫神農像仲璣工於鑿者也南平劉楚謹述而爲之贊曰

伊古聖神爲民立命始嘗百草以濟天病草木金石名各有定寒溫平毒物無遁性主治惟君臣佐從命啓鑿之源執命之柄茫茫三墳大道莫竟圖經所傳斯述之聖其功萬世仁溥德盛望之如神孰敢不敬

十三人贊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余故自平正壬辰遭亂至甲辰十有三載如筠陽劉樞劉機龍泉章善新建鄭大同靖安舒慶遠胡斗元高昌玉珊西域德禮悅實高安李朋吉

水蕭奚翁清江楊士弘廬陵曠達後章萬石西昌康
震吉水劉文昌廬陵趙睿皆忠義文行之士或僇爵
食祿或草野布衣或功業未就同罹禍毒其悲憤赴
死與憂患無聊以沒者尤相望嗚呼千載之下庶幾
或有因余言而得其爲人者其逢時不淑不亦交可
感哉著贊姑以予之所知者爲目叙贊則以其人沒
之先後爲次而非有所擇也

惟益津劉本契丹氏遼徽元興籍以兵系由春及樞四
世五侯相繼佩符開府吉州自吉改筠推任兄子巳子
後之樞實元嗣有乞其勇軀幹軒軒當其赴急馬不及
騎弓不待韃二十年間征閩戍廣東南烈烈風振霆響

乃壬辰春興疾赴召省臣告嚴寇越江表五十四日分
拒圍中寇旣逆沮率師南攻通道豐城接戰披靡乃中
流矢而病其髀爨創出戰以憂憤終爰命弟機嗣領軍
戎又後五年機守均堡夜殲于盜嗚呼天道

章立賢氏龍泉南城人以文學教授鄉里策名縉紳在
癸巳春寇攻劫縣聚徒說城守宜堅拒勿去守陽諾之
終乃宵遁君大罵之誓不見賊竟赴水以殉父子姑婦
一家相繼今存者惟其子

豫章鄭氏系出高密有同夫者濯濯令質讀書西山時
米城中拜范司幕惟卓行古文是宗復游臨川見虞翰
林危大樸奇之與揚推古今家有藏書軒曰書齋取不

其山名華名以著世愛雄
文雅翰出自羣公爰勸諸石
以傳無窮或薦茂材歷教
兩州既視選于京歸邊時憂
乃傾財結義禦輯御里省
臣嘉之署富州知事魯幾何
時家燻子殲竟以憂死

惟伯源甫靖安世家父以
郡官致政名揚清華在至正
更科以易首薦分教虔學
士習丕變遭壬辰亂起義于
鄉兵潰援絕家燬貨亡竄
騰空岩間飢餓以僵時有胡
貢士亦以義應事敗無成
同死鄉井

惟高昌玉珊從學于南年
十九登名黃州是監書窮分
隸藝學劍舞任俠負豪奇
氣如虎爰去亂固始歷吉而
虔守相禮之倒屣傾筵悼
時無人遂湛身掩智或命之

兮騎陽躋以發乃司柝南門
擊柝醉歌舞而斃矣噫其

奈何

有德禮悅實本西域氏三以
易薦屈而弗第祥狂避人
冠服垢弊獨劬書苦吟如癡
于時潛視世故有感其容
當承平時已慮遺凶在辛卯
夏遇之筠中辭我欲徃海
南閩東後果亂作不知所終

李本筠人起身讀書蚤試吏
廬陵惟養是圖採攬作者
交通名流一室蕭然日吟詩
不休乃丙申秋由贛省辟
屬官令史五日出戰敗赴鍾
步水以死嗚呼萬里

吉水螺陂蕭彛翁氏嘗以詩
貢乙科職教邑士時有全
公德成州爰辟文學以參
軍謀饗筵優歌或肆以謹

正色厲辭乃拂袖而作公時有聞改容謝之于疾于語
有規無隨汚兵南侵全奔而薨君留鄉郡義不苟逝相
學有井奮身投之立于井中水不減願其友拔之既出
于甃或謂投者宜先以首君聞其言往繼以投衆驚赴
之卒不可收鄉老作誄臨奠側側友有練高壘之井側
清江楊子家本大梁世襲武爵萬夫之防士弘疊壘攻
辭章朝不沐夜不沐鬢如飛蓬倒衣裳苦心吟詩形已
忘或殫歌姬耽酒觴連月不醒醉呼狂狂往時騎馬入
憲府行檢不飭衆所傷遁漁窩伏楮屋前年死塋清江
曲

曠達落托蚤孤卿因而授徒爰有家豫章始吏省闈繼

薦文學奇氣翩翩鏃礪羽角草檄周旋兵間若山

積水涌而情思孔閑掾司徒府入自州幕摠謀決機有

違無怍或急義好事或厚誣貪焚終不絕賓客而沉酣

是湛時移串會衆媚羣鸞獨沉浮詩酒顛倒歌笑乃癸

卯夏孰反義旗而亟其從謀不咸以潰遄嬰其凶暴尸

寺門猶抱公憤噫義之歸庶幾不辱

有奇崛士豫章萬石受春秋于熊氏屢進屢躓乃攻於

詩雄篇大章激烈劔說淋漓醉鄉或投憤呼盧或千金

買笑人不知其奇而譏以狂世變兵作往依全公全賅

事更而九江是從九江既隳豫章改紀君方彈冠以城

闕死嗚呼已矣

匡山下叔溪里有康宗武氏家故豐饒裕於禮嘗攝贊
四方從遊名士臨川吳公一見驚喜曰廬陵劉高仲有
此高第年四十一郡薦茂異擢爲校官歸來著書目眚
乃干癸卯兵禍連或輿致深僻衆或棄之三日不得食
乃捫石攀木與其幼弟蒙遇而俱匿兵退病作衣食單
窶連呼執筆左右莫從朗誦其所爲文以終

劉文昌篤行誼連貢春官俱下第前廣東後江西兩人
憲府爲書吏執正守經岳岳不可易下筆爲文有奇氣
年六十餘遭亂不出仕卧病山中一夕死同郡同寮有
趙睿托疾佯狂謝時貴死時野殞無完被

高允齡像贊

萬安孫紳爲金華高侯允齡寫真蓋兼得其形神之
妙而其中有大過人者又非丹青之所能模仿也其
友生南平劉楚謹述而爲之贊曰

粹然而春溫屹然而山立睨千古以無前屈一障於下
邑有萬人獨往之勇有萬言一掃之才儼金明而玉潤
浩雲卷以天開置之承明著作可以暢其文登之蘭臺
徽省可以大其用其持爲明堂之棟梁而盛世之麟鳳
也邪

自贊

行不能以先人故其進也恒遲學不足以驚世故其處
也若遺以父子兄弟爲師友以詩書文字爲貫基迨將

老而弗勅更多難而不移然而竊祿於五十之時已概
乎追養之不可及承祀於四百之遠猶瞻乎來者之不
可期恒自省以惴惴惟俛焉而孳孳尚庶幾其寡過以
無負於天畀

又

爾才弗崢爾學弗閎迂守古樸諫占時英夔宜安於自
居鴈偶遺於不鳴遘毒厲而心迫歷嶮巖以氣平魯不
詭於俯仰亦何循於持迎然以五十際盛明不可謂不
遇以布衣躋法從不可謂不榮慚吹竽之濫祿耻聲聞
之過情誓盡誠於所事與無忝乎尔生忽老至而不知
恆之者之可驚念車杙其靡載懼缶散而就盈庶慎省
慎性返初服於林耕

又祭服圖

其立也磬然而如齊其齊也儼然而若思心洞洞乎其
若臨足縮縮而不馳蓋嘗受誓戒於春官秉寅清乎伯
夷奉圭瓚於大廟將幣帛於神祇或進饌於社稷山
之造或以壽乎星辰雷雨之祠隨天步以陟降侍
冕裳之逶迤懷先民執事之有恪愧髦士左右之攸宜
煥清朝之禮樂繁盛服之光儀爰繪圖以著敬庶未
泯而勿遺

子彥弟像贊

行履其亦有殊其同志抗雲浮氣合秋肅既理精深按

以道義爲肝膂以詩書爲梁肉故能安所遊而自
無所尤處之約而亦無不足者也

龍玄問像贊

爲林之英山澤之暱持常踐實崇範秉模然其濟仁義
以爲腴蔽典籍以爲富其襟度有偉固將以燒吳淠之
澄深而志氣不群尤有以並尖星之雄秀者邪

蕭斯和像贊

冠服存一代之制容貌昭古人之風古厲而氣溫忘卓
而行通蔚中林之橋梓儼雲表之孤峯巖然蘭陵之碩
也然桃源之仙翁其神采之托繪事者既永存而不
俞矣其世澤之傳諸後者尤將遠而益隆邪

胡濟川像贊

其偉然擬柳城之雄秀其朗然鍾澗月之清奇其態度
見於俯仰其笑談得之頰眉謝圭組而弗居敦詩禮以
自怡遺書錄紹興之奏稿故櫝藏龍圖之誥辭尚論其
世退休以時撫溪山之勝槩覽梅菊之幽姿追前聞以
獨徃指晏歲以爲期宜流芳於百世以貽慶於孫枝

王渠奉母圖贊

友人王渠讀書躬耕於磻溪之陽退養其母於茅茨
之下非有三牲列鼎之饋華堂重錦之奉也而旦夕
悅愉起居左右調節寒煖有以盡其歡心斯可謂能

子矣廬陵李約禮嘗過門候之喜其母夫人之康樂也因繪爲圖而里人劉楚謹係之以贊曰

翳人之生嚴父慈母其慈伊何鞠育之故有我者母罹
喪鴈毛氣通體分劬哉孔勞方其在襦乳哺顧復跬步
號呼戚欣攸屬爰及冠帶室家是宜亦旣抱子而孝乃
衰我觀斯圖居有槐杞皤皤華髮翼翼令子容時升堂
吏不踵門饋饌以時笑言載溫嗟時之人去親懷祿或
危其身而遺以辱閭閻小民甘飽菽水豈曰豐榮庶幾
樂此嗟我無母憂悴實多罄餅耻壘哀如之何奉觴
且以酌酒尔有慈母胡不遐壽

色墨詩

麗天爲星鍾秀爲人何徵文而製像復因像以致神慨
唐宋之異等思元凱之同倫
首假文辭以
發身尚仰瞻而脩省庶追邁乎先民

槎翁文集卷之二

傳

石潭漁者傳

石潭漁者不知何許人嘗放浪山水間因自號石潭漁者人或笑之漁者曉之曰子以爲漁者必設釣垂綸操眾挈筌以浮游江海而後謂之漁乎夫美名與良利天下所共趨也而吾皆不得有焉惟漁者人之所不屑爲而石潭亦吾之所素有焉其所不屑則天下之於我乎忌焉者寡矣居吾所素有則天下之於我乎寡矣彼江河湖海之誠大鱣鮪鯢鯨之誠富然非十五倍之餌百裏之網則魚不可求非千丈之綸百尺之竿千斛

之舟則江湖河海不可漁若是不亦貪且勞乎吾聞之
地無大小惟道志者可樂事無陰污惟遠利者可安今
吾之爲斯漁也馬往而不得亦何求而不遂俯而觀仰
而嬉殆不知天地之爲大而江海之爲深也於魚之得
失奚較哉乃忻然爲之歌曰石潭幽幽可以寫憂其施
匪釣兮奚魚之求石潭熙熙樂且無疾其設匪及兮奚
魚之有又歌曰海不可以網竭兮河不可以綸求樂哉
君兮石潭之丘歌已或行而游或偃而休或去或留人
叵測也有過而問者輒引避不見時聞其歌歎云

贊曰自東海漁者起於涓濱而世不復有真漁者矣
其後或與三閭大夫遇於江潭或琴舟聽琴於杏壇
之下而其姓名行事類不傳於世豈皆佯狂避世之
士歟然皆不可以貴富利達動者也若石潭漁者亦
斯人之儔歟何槩見於亂世也或曰石潭西北有群
石漁者恒居之蓋東海生之裔也晦於迹而能潔其
志卓乎其善於自托也哉

胡丞傳

庚子夏閏五月不雨州民以旱告守土者即齋沐出宿
城西延真觀禮法師之能祠雨者飭壇壝合群祀具儀
物無敢不弔既三日不雨有一男子揚言于市曰我且
有雨乃不我求而求彼彼焉能有也市人走致其說守
土者驚喜命羅致之要諸途以見問曰若能禱雨乎曰

能也曰將有戒備否乎曰毋尔也且請畫撤向之祠禱者則敬勞之曰凡吾所請者民也果致雨當厚報效因命徒卒數人從之俾給勞焉其人乃去爲堙謫位於通市要守土者拜而祈焉以環玦擲庭中踴躍出望若見若聞即自書揭于門曰某與神約某日雲雷來會某日當大雨三日乃止是日自州長以下至吏民農賈無不稽仰瞻敬謂雨之至者可改而待也比明日明日乃益熾其人叱咤鞠踞唇焦力疲又明日至于三日五日七日雲卒不興陽日以亢州使人詰之則曰方之龍布有五予咸撤而至矣獨一龍爲九天使者所繫故雨不得行言已又時時引觀者睚眦指示之衆人固不見也他

讀諸他祠更焚撤焉既又不雨則又出其所繪神秘構之以哀告雨又不果公府使人候之益急乃擱然以身拘于路且行且拜裸袒頓跌扣首出血流汗被踵喘不得息則又曰神告我矣是龍匿于江之某潭其速具舟吾載而下索焉衆弗之信益固視之自是率夜號於市曰夫乎何雨之不降也今衆強我不我舍號已則又語市人曰曷不具薪焚我以速雨乎言已隊長號不止市人童子聚觀而憐之問之則爲世奉婺源神胡巫之孫子也對于問而歎曰嗟呼言之不可易也如此哉矧欲周天功以爲己重者乎今以已物托於人雖執事以

蓋君之所可爲者亦若後世叩頭天風發其本
於所感然不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也今胡王其法
以環琰黃鼓禍福於人其倖而獲中者不少矣而不知
而之不可以倖致也於所不可倖者猶倖倖然欲專觀
之以掩人之知而貪天之功其不亦愚甚矣乎卒至不
耐其言願沛狼藉欲求脫去而不可得是可哀也嗚呼
豈獨巫哉世之挾私智小術譎爲大言以欺人者卒至
禍其君喪其國不知自怨自悔猶哆然遂之不置彼亦
足責也而上之人終亦不悟方且厚歸其德自服其過
若猶美其所爲者苟或一僥倖焉則遂謂其果有
天不世之功而不知其罔誣之禍大矣之人也又豈非
斯巫之罪人哉自某日閏二十九日天卒不雨巫遂遁
歲則大旱

華山樵者傳

華山樵者不知何許人衣冠不異於衆襟度閒曠神情
朗然或見之於楚相孫叔敖之故城城西有曰華山連
峰蔽虧高入雲漢層巖飛淙下瞰虛靚樵者日往來其
間不操斧斤不事斬伐嘻嘻然或踞石而甯或臨流而
游或倚樹而休行道中見榎楠杞梓文杏豫章千尺連
抱輪囷偃蹇橫澗出壑干霄拂雲者輒爲之顧視太息
彷徨低迴而不能去至樛灌榛楛峯蔚樺梓恒通而不

顧也性好奕率應手通情不汲汲於角勝人亦不能勝之嘗月中上華山絕頂吹鐵笛山下有風颯然波浪起立人疑其爲仙云或曰樵者師曠氏之後也嘗隱於抱關遭亂旋棄去時時泛舟遊江湖間鼓柁作漁父歌人莫測之然多見於華山中云

贊曰世之薄功名輕富貴不爲者恒自詭於漁樵尚矣然漢時有懷印綬入會稽使屬吏驚謝者豈信其嘗爲樵者哉是樵於名也名得而棄其所事非真樵矣彼入王屋山見爛柯而返者惑也有披羊裘負薪守而不變其操者若華山樵者進不競於名退不惑於所見庶幾有慕乎披裘負薪之爲者然尤依依然

不能忘情於遺才不遺之歎何哉不然其亦玩世肆志之徒歟

楚江先生傳

楚江先生名善字立賢姓章氏吉安龍泉南城人性耿介尚氣急義而不爲苟得讀書至古忠義士輒撫卷太息思見其人至正十二年壬辰春東南寇盜蠢起龍象居萬山間又聯絡郴潭贛庾之境不逞煽妖尤甚先生憂之是冬始奉其親入城邑爲自保計有完者帖穆者嘗從先生遊其先本國入授萬夫長來成是邑至是以進士及第授同知太和州事需次家居事急省府署攝縣事且以兵防委之先生聞之喜首徃見爲陳說古忠

義事以爲國家承平百年一旦有警政臣子效報之日
宜急收民籍兵葦城壑厲器械儲糧糗爲守禦計完者
帖穆亦自以世受國恩又先人墳墓所在誓死守不去
越明年春外援阻絕寇攻圍益盛城中糧盡且數月至
食草根木皮猶拒守不下先生謂人曰吾今日乃得死
睢陽城中幸矣或有傳言完者帖穆將遁先生奮然以
百口保無它即復扣軍門揚言曰今日之事惟伏信可
以固民心惟守死可以報國必不可爲不義以自搖君
必勉之至相持泣涕以相感動完者帖穆亦以爲然許
之一日山水暴至完者帖穆挈妻孥乘小舸竟宵遁比
旦寇斬柵乘城民失主將所在又飢餓不能戰城遂陷
先生舉室嘗自誓脫有急必死不苟活也至是先生之
父士壁年八十餘矣先自投北江其妻李氏與其子婦
亦相挽赴井以死先生聞之即與其子煥臨江水訣曰
吾安能忍死復以面目見若類邪寧赴此徃從爾祖矣
汝年小宜急去爲宗祀計勿我顧言已輒自赴煥號呼
不能止亦繼掠之煥衣裾猶漂浮波聞未遂沒會葬竹
人以筏來救之免焉時癸巳八月八日也初先生從前
進士吳浩授禮經與李運爲同門友後運擢高第而先
生屢屈於有司因慨然曰吾才雖不及今人豈不如古
人哉乃去場屋爲古文詩歌以自見或傳至燕京揭文
安公奇之謂其辭春容尔雅一洗近代之陋世以爲矯

先生云

黃曰予嘗讀先生所賦張都巡婦殺盜詩其詞而
想其為人後過遂江見先生於蓮花峰其秀且
風鬢戰張而詞氣循循謙抑可謂篤行君子矣今一
家同罹難而父子婦姑各得死所豈直有所不得已
哉亦徇於義不苟辱焉耳彼受人緩急之寄又固將
家子也富園急可以戰死矣不死食盡可以守死矣
不死乃決棄城郭委而遁去其後卒以貨死境急不
保妻子爲天下笑其得失先後何如也先生沒其子
煥猶去龍子予道途間常自憶即死後至此而其
言甚悲嗚呼煥能忍死以奉父教亦誠孝子哉

達理馬識禮傳泰和州監

達理馬識禮字正道高昌人祖玉尺不花元初奉詔脩
金水河獲龜蛇瑞應父長壽嘗爲江制廉訪監司因家
常之宜與性廉介有操行蚤就學胃監通經史涉獵百
家至六書圖畫靡不窮究而尤二小篆初以蔭授察國
路府判再調某州不果赴改授監吉安之泰和至正九
年九月到官靜處一室聲味泊然書十字燈間曰休薄
儉常足官卑清自尊其厲志若此然寡言笑容貌清苦
人無有異之者雖同列未之知也及遇事折難者吐鏗
見日光爛洋風采疑峻屹如神人卒有祥候于門者竟

所用也聞里念年者或不得一調而罷官者甚多
通史有從將死相賊者故一運至公府十一年滄海兵
動江而戒嚴省備巡防江上十二年二月事亟告歸所
治未幾九江陷南郡驟然聞三月陳某破吉安上官同
列皆委印綬實邊民亦相率負妻子遠去建理奮然以
身募集之民相與泣曰茲事變梓與撤公之歸我民其
殆不危矣今有不與公同事者請共殺之建理馬誠
鄉民心堅可與共守即日料軍實檢賞格者比民丁嚴
立保伍糾率義勇分控要害料兵之夕首殺籍丁之亡
命者一人明日誅府史之游謀者二人陳絲奸民之首

亂掠市者七人械死悍卒之貨奸者父子三人兵勢始
大振然內顧帑藏赤立又上下洶湧不得請於所部乃
分勸富室出粟數千石楮幣數萬緡振州民材且勇者
十人爲百夫長以總鄉民之兵時郡城旣潰敵首發
兵五百送監郡納速兒丁總管梁克申以歸而郡治遂
獲前城有負固爲亂者遣州判趙某率萬夫以搗之至
石門趙隕於兵麾下猶力戰不退衆驚曰此達相公軍
不可拒也明日執首惡來降而西境以寧他如命清江
主簿楊介偕義士蕭晉成王山以扼東固命紹興照磨
曾貫永新州判劉釋戍觀背以遏上橫旣而西援龍泉
萬安東拒安福新喻無不聞風奔潰或請修城以拒守

命者一人明日誅府史之游謀者二人陳殺奸民之首
亂掠市者七人械死悍卒之貨奸者父子三人兵勢始
大振然內顧帑藏赤立又上下洶湧不得請於所部乃
分勸富室出粟數千石楮幣數萬緡拔州民材且勇者
十人爲百夫長以總鄉民之兵時郡城旣潰不敵首發
兵五百送監郡納速兒丁總管梁克申以歸而郡治遂
復前城有負固爲亂者遣州判趙某率萬夫以搗之至
石門趙墮於兵麾下猶力戰不退衆驚曰此達相公軍
不可拒也明日執首惡來降而西境以寧他如命清江
主簿楊介偕義士蕭晉戌王山以扼東固命紹興照磨
曾貫永新州判劉穉戌觀背以遏上橫旣而西援龍泉
萬安東拒安福新喻無不聞風奔潰或請修城以拒守

則曰吾非忘爾民顧土石之堅固不如民心民心一搖雖有城能獨守乎否則徒殫耗財力以自斃耳竟不聽撫循丁壯省勞傷憊如家人子弟按行營堡不以寒暑風雨而輟退則終夕危坐不言迨旦調度諒施迄無遺算時江淮道阻朝使不通惟叅政全普安撤里與尚書哈海赤守贛上流而中丞沙嘉班以重臣宣慰廣東尤慷慨有大節達理馬識禮知此三人者可以集事乃近連全海後爲書遣一介遠通于帥府其詞極悲憤懇切宣慰得書大喜勉公善守以俟命既而兩司釁作嶺海益隔絕公悵然曰天乎吾自今始缺望矣日快日快自失人莫知也十四年冬以勞悴遘疾卧治決日寇之聚龍泉者始悉衆大出由石洲觀背奄至城西門外曾照磨等拒戰不克死之謀報踵至至相顧失色達理馬識禮從容應之不爲動夜五鼓戒蓐食黎明先遣部鎮撫趙家奴之來援者率甲夫出門外拒之自辰至午戰十數合力盡幾挫乃出其先鋒五百人蹂之寇望見大驚曰黃衫軍至矣皆棄仗奔北復奮追之俘斬數十百以歸自是無敢睨視太和者十五年正月代者至監郡丁公即署攝判府事俾仍督州兵達理馬識禮曰吾受命監泰和得代當去攝判府事不敢聞命也即日出舍郭東門外方未代時庭壁下有列覽十數指謂人曰此吾所儲俸米也暨徙居惟家僮負挈俸米與書帙而已其

去也民遽留不可則號而隨之論遣弗能釋至閉戶却
避則相與羅拜門外而去是歲閏正月十九日竟以疾
終于寓舍冠衣危坐而逝民間之咸罷市投業奔走會
哭下至婦女童穉無不涕泣相吊歛歎歎息之聲不絕
于道者累日丁公聞之亦哭于庭曰天不欲使完守吉
安乎何奪吾賢屬也時有肖其像爲生祠者四方過客
想聞風采必臚舟謁拜之小民家祀小像有因繪以致
貨者先時奉其母太夫人居官未半歲遽命其妻奉太
夫人以歸而獨與家僮二人居他日有逋飲于市者輒
杖殺之嘗語人曰吾蒞官有三字曰勤曰謹曰畏勤以
視事謹以守身畏以奉法彼刀鋸勢力世以爲可畏者
吾不畏也人以爲名言其在公庭日據案書真楷小篆
千數字李令伯陳情表諸葛武侯出師表米元章待訪
錄中朝名士詩文咸手錄之工詩然不常出惟登金華
山賦五言近體一首又嘗結庵於金華之左因名曰草
庵云

胡夫人傳

鄱陽潘某妻胡氏生三子俱幼而夫有疾且革胡氏秘
心計曰是三子者不可以無父無父將不能以成立使
父亡而母存無益也不若亡母而存父使扶樹三子者
則潘氏之有後也可幾矣乃夜焚香引刀斷其髮而積
于天曰有如三子者而無父是天厚欲絕潘氏也三子

父不可死妻婦人不知所以教子誠無益於子也
愛於死今天不欲死其父則已如欲死其父則請以身
代之越三日某病少瘥又五日大愈既越月胡氏竟以
無疾卒劉子曰死生命也未聞有可代者而婦人迫切
之情則有所不暇計者矣今瀕死者以甦而生者卒以
誓言蹈死非天乎然死固亦未聞有可請而致焉者也
要之是固適然耳不然天豈不可以曲矜而兩全之哉
故曰死生命也而孝子之志則大有可悲者矣其長子
樞今爲安福主簿有廉能聲次子某某皆爲郡文學掾
皆謹厚爲名士余嘗聞之謝某云

李時傳

李時傳字經人補神童生父老
子云巨洲既推其九歲承傳原從德之大
大都人而仲原則時之考也巨洲敏悟絕人攻書
冠美或知其師傅之所自嘗驚其母圖極得諱詭異之
狀或傳至上都仁宗見而悅之遣召於其家使者過巨
洲子門輒負置馬上馳去既見俾待詔禁中由祇應司
天使進朝列大夫諸色人匠府總管聲譽藉身
角巴知就師學然遺片紙或佳牆壁即照筆塗抹
後以年十六聞尚父留上都馳往見之會巨洲方總
管院繪事因夢以本時見柳樹旁乘續上麗迫而觀

擬恐人神怨駕至倉卒不及避前導者將可扶之何事
所在命蹤跡之則懷毫素方性別院取屏題諸畫稿臨
摹之巨擘見而驚喜弗之沮也此長所學日就視凡道
俗工所爲輒羞赧棄去弗之顧又見同輩侍詔者當道
率以工技視之弗獲禮遇心益鄙之曰有是哉吾將來
名家者以自樹庶其勉乎廼考古記譜自漢魏六朝以
未至隋唐兩宋間若閻立本之人物周昉之士女郭忠
恕之界畫王維關同董元李成范寬郭熙之山水以至
朱南宮趙大年劉松年馬遠夏圭及近時尚德符道子
蘇詩賢之雜畫精品莫不遊目廣覽心慕手追雖寢食

弗也既又慨然曰古人所以垂名天下後世者豈直
技藝之美而已顧其問學才行有足稱者而吾何可以
自局而弗之務哉乃退掃一室置琴書其中日從集翰
諸老與四方名士考評古先談論理致暇即鳴琴焚香
以自娛久之思悟玄解下筆益親而風韻姿格迥然天
成矣聞饒陽劉仲謙蚤從前秘書少卿何澄畫澄年九
十餘嘗被召賜之卮酒旣拜因伏不能起問曰若能復
盡乎對曰老臣耄矣有劉仲謙者臣弟子也其人可以
奉詔許之由是仲謙名重京師特往從之遊欣然自以
爲得也又有劉道權者廬陵人亦善山水然負酒恃才
詆斥慢罵無所許可當時若劉伯熙輩亦譏貶不

避之後巨淵見時所製亦惘然自以爲不及也至
年順帝詔畫東內清寧宮殿壁時首應詔畫漢馮
姬及唐長孫皇后進諫圖獲勞賞甚厚十六年奉
劉守中畫二后西宮又畫隆福前宮畫青山白雲於月
宮後殿又與何思敬劉公弼三人同奉詔畫山水樓觀
於九龍殿及東西二夾室稱旨前後獲文段白金珠
賞賜有差時天下已兵興京畿大飢民相食至斗珠末
帛不換溢米倉帑匱乏王官至給藥物香木以代俸而
時自至正丙申至戊申留中者凡十二年至不得休沐
或以時母老家貧言於帝帝憐之出懷中白金一錠命
左右密付之曰知卿貧故相資慎毋令他輩覺也性不
飲酒嘗夜直寒甚勅內厨爲米飯食之其蒙眷厚類此
他日謂近侍曰李時小心謹慎何不授之職使食祿乎
用事者因擢爲利用監照磨無何墜本監經歷然卒未
嘗強之入監時亦叩首固辭退謂人曰世事如此吾得
以薄技食大官免溝壑幸矣况敢干天職乎竟不就先
是京師繁盛帝欲畫爲圖以誇後世若大金張擇端所
爲汴京清明上河圖者因詔時等具草以進凡宮殿公
府街里民居橋道市肆人物車馬樹木千態萬狀縱橫
曲折咸分積而寸累之每計日以程其工如是將三年
自南而東而西繞及其半忽舍置不問衆莫知其故及

帝出奔城陷兵入大將軍以舊城大廣乃撤其北之半而中築焉其界適當所畫之半而止識者因疑爲識云贊曰李居中身長數尺茶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而於術知擇所尚好交游賢士大夫有母年踰八十矣每旦出菴歸必進拜膝下奉袂候寢食言咲嬉嬉若嬰兒然以故常以去其親爲憂而於前所遭遇至絕口不復道而年亦將邁且意矣獨嘗爲予言吾受順帝恩厚死無以報猶記丞相憐羅之初入也自以爲蜀人宜尊事梓潼帝以宗師闕焉因奏立大祠於城西祠成命許國其九十七化事于壺或請更置四力士獻俘于門者適取相下馬見之問曰此繫而擁以前者阿誰也衆驚愕不知所對時從容前懇曰是不忠于帝而遺孽于民者丞相大笑而去既去覺其色若艷然者後旬日丞相竟敗嗟乎古所謂執藝事以諫者居中其近之矣不然失其所養與養非所用者豈特上之人之過哉

孫先生傳

先生名復字明德姓孫氏九江人爲宋故光州團練某之曾孫元至正間隨其父掾廬陵就學郡齋在髻巾已挺挺自異不妄交歲日從經師學士遊比壯益聞道德性命之說通春秋大義屢試有司不偶然其志益浩然也會壬辰春斬兵倡亂首陷江州民洵洵無所適聞有

長官某以其爲兵栖安慶紫揚州者方結水寨堅可
托乃與兄潛載其母往依之無何遭母喪家屬繼罹焚
溺者八九是冬隨水寨兵將復郡城至小孤而兵潰乃
與其兄亡走池州歲乙未王師始自和州渡江攻建康
拔之先時陳氏自沔起兵與雙刀趙爽攻安慶而據其
城守既而雙刀趙復東襲池州池州兵大敗先生因與
潰卒散處池之青陽丁酉春守將收合餘兵議將復城
既戰而萬戶某失利竟爲趙所敗獲是日俘戮二百六
十人於市監卒以先生長者護而免焉然終恐禍及乃
伺間出城潛伏東西檀等村避之比冬聞王師自建康
分遣總制何侯某將兵取池州所至施恩著信招徠
暴民稍稍來附會軍中有以舊招先生者而何侯妙齡
秀發英敏樂愷尤極意搜巡士類或以先生見侯與語
奇之即留置幕下計議多所與聞先生亦無不自竭也
戊戌隨調宣城三月從攻湖州不下復由宣歷池以守
巖是秋侯進爲元帥已亥從守龍江以防東寇庚子春
太平縣民李明六據弦歌石埭上下五都爲亂先生計
其爲合勢必不反分兵嚮之旋就剪覆繼而銅陵民程
輝等據縣謀逆先生力贊奮兵搆其巢穴不數日生擒
以歸而九華城山土豪數輩逼受寇命岷強抵拒亘數
百里不能靖是冬從侯出兵因糧敵境卒俘其渠魁池
境以寧時陳交諒假名號據上流勢岌岌相軋及秋上

親率大軍往討之先生從軍西上時時被堅執銳雜行
伍中旣而陳氏不敵狼顧鼠竄我軍大振有旨調侯復
還龍江及師過安慶陳守將聞江州破已先遁掠陣官
韓某以城降城中餘衆尚數千人而叵測侯麾約戰艦
次鴈以以遙制之時總兵常公後發猶未至侯恐遲疑
生變即分遣裨將一負卒二十人衛先生入城撫諭之
比至韓不見信使勇士數十人列階下側目露刃相視
先生不為動從容正色撫以恩信折以大義衆亦知勢
迫事危且大小不敵為之逡巡退却乃還壬寅元帥以
羅友賢復據貴池東流建德太平石埭祁門黟縣餘于
樂平諸縣以叛屢招之不下初羅嘗受侯調在兵間數
與先生俱頗見信重侯乃令先生往諭之先生即旧就
道旣見傾接如舊先生為之宣揚威令陳述禍福其人
且悔且愧請以八月出謝乃還旣而過期終不至有旨
命侯為書遣人再諭之且調其兵守安慶侯曰是行非
先生固不可然不可無以張之者乃遣宣使安中與俱
時羅帥出駐城山留館中數日不得見衆疑之至夜半
忽有兵百餘人呼譟而至先生與安中及從行者俱被
矧縛將加刃焉先生大呼曰朝廷待汝寬厚汝自負恩
失信至此而猶不知悔邪吾所以奉命再來救若等性
命耳何得反加害誠然某亦不敢愛死但未知若等當
更活幾時耳言已衆稍靡未明羅帥遣人先釋先生縛

且卑辭謝過歸罪其下至日中大陳兵衛請相見設酒饌申以大義而安中等仍拘繫他所時所持書檄已為劫去不可復追先生毅然以口舌代之反覆數百千言其人內懷猶豫自以為既失信矣此必有以重兵壓于後者終不聽先生遂力求歸許焉惟留安中不遣將陰害之先生曰自古使信往來未聞有無罪而拘繫之者矧吾二人奉使出疆同一命也豈有一去一留之理若安中不遣而余獨歸朝廷若問安中余將何辭以對顧得歸亦死寧不得歸請與安中同死于此矣因揚言使安中聞之安中亦號哭以頭觸柱流血呼曰請得一見孫先生然後就死庶國家明知之先生詞氣慷慨聲淚俱下羅帥為之感動即令與安中等俱還時十月十五日也既而侯又陞為指麾使調守江西乙巳拜行省叅知政事先時湖南周某與虎背寨留保三相為犄角據亦新以叛者十數年是夏有旨討之侯亟調兵先據寨下絕其援擒而戮之江西遂平暨歸先生自以孤寒一介出萬死辱知己幸矣因力丐辭去侯不許欲薦之不可因歎曰吾比聞人誦古忠義士謂直古有之耳比得孫先生乃知固亦今時所有也他日命其子某拜而師事之居齋閣足不出戶者十餘年人亦罕有識之者

贊曰語稱不辱命謂之士若孫先生者其近之矣迹其一介布衣學未策名而遭時孔棘斯不謂之不幸

矣乎及流離顛踣卒獲所依難哉然非有斗福寸壽之慶與夫嚴刑峻法之迫而懇懇忠告赴義如誓卒至情感於人節孚於友而義伸於己其視死生去就得失不啻適然曾不以動其心及事立功濟又能不而不居欽而不耀抑古所謂天下士者非斯人歟其瓌偉不凡如此也余又聞其先在宋有為團練使而死國者其子以孤遺蒙護遂三世冒他姓至是乃復之觀其隱約兵間弛張闔關介然不失其正不亦有祖風烈哉

葛孝子傳

孝子字仲謙名守德姓葛氏保之清苑縣人幼失父奉母居母夙感痿疾每旦守德扶掖為施帶繫然後進也筋以食母亦自以為非守德則不能以頃刻居然性嚴肅寡言咲或時不說守德為之跼躅不安必懇欵左右將順志意使一解頰然後退燕南部使者聞而嘉之薦于朝守德以親辭諸公貴人憐之不遠授他職俾董縣學就養後歷中山保定二府教授其行也恒以小車載其母而已徒步賫甘旨與周身之物隨之或出遇時果嘉蔬必懷歸奉母母未嘗守德不敢先一日偶被酒外歸母切責之守德泣拜悔過誓不敢復飲後雖尊賜亦未嘗敢過三爵母以壽終守德衰毀逾節九營奉喪

祭皆竭力身親之不以貧薄自損寢苦泣血終三年未

嘗見... 而兄文益求析產守德以母初喪不忍泣諫
再三不聽乃悉出所有聽自擇取而已則居所餘者不
數歲文益破產遂貧守德邀還同住者數年及文益卒
遺女一人比長為之備貲裝擇婿嫁之有女兒適陳氏
既老無所於歸守德又為營田宅以資之下迨宗族有
貧乏不能具禮者往往分貲力以助婚葬如是者率以
為常而心恒憮然無一毫自矜焉眾皆難之由是里中
父老戒飭子弟咸以仲謙為勸至有孝順子葛仲謙之
語至正末兵興歲且大飢河北騷動守德携家依唐縣
人明府山中以居一日出採樵至山半忽有大風從而
南來衝擊奮迅若出隊道然家人驚賊悉奔走避之俄
兵至適出風行之道後來者遇害而守德家人以先
去免明日有神降曰我山神也若知之乎前日所遇大
風即我也以汝家素孝行故來相護後此有難亦不汝
及矣明年猶高構亂果大肆劫掠九山寨屯堡無遺者
而孝子家終無恙人以為孝感云

贊曰夫人子之事其親無不自致焉者常也其出與
飄風會而反遂不與禍者倖也而人皆以為此實天
使之而非倖者其素行信之矣詩不云乎匪風發兮
匪車揭兮孝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吾於葛孝子

亦云

卷之七

...同知孫氏家黑白雜文情尾花毛...壯聲蓋抗類
也因以花子名之由是呼其名即來投之食則拜不妄
吠不樂馳逐亦不轉睛咄終日弛然卧庭下人望而憐
之側足不敢涉其門時花子母故畜同知許其相去又
近花子日往來視其母每得人食餘投骨不盡食必銜
歸以餵之至舍飯往至則吐出于地同母食之然後返
一日金陵常帥率東南諸軍急攻贛寧都首議迎款有
守將某領暴卒數百人夜馳入守家劫資財殺僮奴十
幾人花子見賊入疾趨逃之母家伏故主卧榻下不出
不食後七日守以邊傳免且返花子歸見其主固在也
踴躍呼愛至攬攬人衣袂俯仰伏拜如是者數日
後已他日守歸廬陵携花子以俱謂予言如此蓋親見
之

太史公曰嗚呼世謂有反哺者豈惟慈烏哉而花子
尤知義今人斥詆醜行者類言犬彘由今觀之殆不
反矣悲夫

逢掖生傳

逢掖生者北郭之奇士也嘗承平時嘗從仰先生習舉
子業數就試不偶遂棄去遊談諸公間咸為之傾動遭
世亂稍解縱繩檢自放於酒生事一不以芥意日與其
徒劇飲東西家既醉招搖而歸即閉戶酣寢或造焉輒

項目大詔曰吾乃不知有吾身何有公等也竟不答
拜禮事辦不得故時時操翰引觚詠述事物陳推古今
兼體風謠綽有思致然宰以示人故人亦莫得見也
四方有兵革之事文雅道絀詆儒為迂佩刀繫纒短
衣者馳策而爭道世靡然嚮慕之生不之動方為褒衣
侈袂挾書自隨忻然行市中且行且歌衆目而咲之生
毅然弗變也因自號逢掖生云

贊曰昔鄒生以儒衣冠求說漢王乃自貶為高陽酒
徒而鄒陽以為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
裾夫士之所以為輕重緩急固若有見也生其類於
狂者歟始攻苦學明經何拘拘也及時絀志故乃不
可繫束如奔鯨遙騷然又何偉也然能知所擇不涉
於沉淪因自詭其名稱士之欲自立於世者豈不良
然哉

澹觀先生傳

先生諱天與字與可澹觀其自號也祖閔西楊氏中世
南遷遂為西昌人族蕃且富而先生與其再從兄弟俱
文而貧而先生貧尤甚性簡直不能媿姪取合頽然長
身幅巾衣履非帛喪問疾不出門日取書懷袖間吟誦
而樂之妻子相對歡然無飢寒之色所居見侵於比鄰
至撤藩以相傾抵先生不為校風雨晏如也性嗜酒不
能常得歲授徒里中諸生多為致之每旦坐堂上諸生

執業以次進先生為講說旨義剖擊闡闢隨長幼精粗
高下莫不各得其所通者或取酒酒家得錢即送之自
是莫夜叩門無不得者每夷踞自斟意極酣暢雖蔬蔬
擦核苦澁酸淡之物自視八珍之奉不啻也通易卜時
為人決出處得失進退如響而不為機祥變怪之說其
義止於玩爻審象而已非有他道也為詩文率口占以
授意到或自書之口無滯詞筆不停綴然不喜著稿故
多不傳年六十三以疾終子一人死南海上夫世之賦
貧而自喪者固無足議矣而士之固窮樂志不貪不競
若先生者宜不少也而往往不傳豈非世莫之知而然
歟若先生者楚嘗受學而知之者也其敢以泯而不傳

平作澹觀先生傳

貞女龍琇傳

永新龍氏女名琇當至正間其族父以舉義兵不克州
陷家燬時琇甫六歲隨父母轉徙他郡既長猶不得歸
歲甲辰始歸安福劉氏其明年五月淮寇李明復入安
福劉舉室將竄水西時江水暴漲不果琇度無可往即
泣涕別無姑自誓必死江上姑猶勉以偕往則曰今阻
水不得渡而寇且至寧能以身遺之乎念吾父携負十
二年周行數百里而途窮于此命也今日之事吾目必
不可使見賊也言未已寇奄至見琇棄他貨物急赴之
琇四顧無往遽奔入江中寇追之不及則引槩以鈎牽

其髮瑋猶反手解結乃就溺冠相視驚愕去時年十九矣瑋沒之四年其父欽錄瑋之狀以示且曰瑋生而脩潔不假容飾而組繡天成又好觀漢故事母康嘗病不食瑋輒泣亦不食而奉持不倦蓋質而性義也欽之叔父子元於予為同年以書來徵又其言尤信云

贊曰自寇盜興民貪生冒耻無所不至雖由勢迫然亦有不得已要其教之所從者亦蔑矣今龍氏女以佻脆之質竭蹙崎路強暴祛其後淵谷臨其前乃能擇所從於不測之淵蹈而赴之若履平地而驚生所孔子論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而婦人女子能之及被鉤援又能從容解縱以自決豈非所謂顛沛必於是者歟龍氏之家教遠矣哉

劉芳遠傳

芳遠姓劉氏以字行於世始家吉之泰和後徙萬安今為萬安人善相地蚤受學於其家君一雲翁而端厚簡朴與物無忤平居草衣芒屨日往來東西州不勸謾然山野姿世或莫之異君亦不以其術自詭也與人交極誠懇於所謀卜也凡足有所獲心有所注目有所經則雖賤人窶子一以實告之不隱苟非其至雖委千金一言不可得也余始見君於武山有豪士某欲葬其親於近地而惡人之異議也乃惟夫言之符者輒禮之君第曰否否諸阿諛者或爭之既而咲之君即長揖去或追

之謂曰於彼盍少就乎君曰在法直不可何謂少就吾不能為是也竟辭去尤善覆射九壙穴之燥如完腐與夫虺鼠蟲螻之穿結最蝕雖歷百數十年其淺深上下如手揣燭照不爽尺寸他日有以耕牛為君禮者君引牛東歸道遇人有以故攢剝蝕將改之而未發者君為卜之曰是中本完潔何以更為同術者誚怒之請牽其牛以格勝及啓果無所蝕同術者愧伏請以已牛歸君君咲曰姑驗吾術耳何以牛為竟舍之去嘗自歎曰吾居三顧之陰數世矣然隘陋淺薄殆非為貽後計者必改築之擇勝於萬安之枕塘四達夷曠魚鄰伍相競之病其隆然而盤者可宅其緬然以沃者可稼其窪焉者可漁其翳然而豐且蔚者可樵而可牧也即携妻子徙居之其鄰有孫知心謂子言嘗過君君自以為年且邁誓謝絕四方日蚤卧晏起即問家人今日酒熟未有客來便當擊鮮爛醉他非所知也諸子唯唯君時引諸孫於山木竹石間詠古人詩歌忻然聽之以為樂讀書雖不甚解然聞人有嘉言善行輒識之類能談古今事洒洒可聽見人幼而孤老而困才而不遇者不計有無恒惻然思有以振德之余嘗避地里良山中歸及中道而病病且革篋喪二子特兵後田里騷然日旣晏子泣卧蓬藿中未食也君亟來就視為之遑遑然若不可以旦夕者乃走百餘里以告余友蕭仲仲聞之幾失氣驚仆

又明日君復與其子持挈諸所資給者來問因勞曰君後當有子善愛母自戚也其敦友急義類此嘗語余曰吾有四子一女女嫁為田家婦吾無憂矣吾長次季三犬夫子皆質而多力宜為農其能得吾緒餘者吾叔子也今果然

贊曰古稱儒術而世言縱橫刑名與夫陰陽卜筮之說亦曰權術曰技術夫術而進於技則去道駁矣宜必衡其能必詭於微利必悟其言行使世之學士大夫類輕下之有以哉今劉君之學要非齷齪苟合者其去也不可招而使之狎也其非也不可貨而使之是也庶幾哉於儒者之守而尤能慎重以自試者歟

太史公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劉君有焉

夏日攷傳 紹興路會稽縣尹吉水人

夏君諱某字仲善其先金陵人始祖澤宋建炎初因金陵亂從隆祐孟后南遷至廬陵之吉水遂占籍焉五世至桂父以學行著淳祐寶祐間由胥監兩貢陞上舍祖得一從上舍君入補國孳生父華遠元皇慶中嘗為撫州宜黃棗州分宜兩縣儒學教諭泰定三年以明經預首後以子貴封從事郎吉安路吉水州判官母張氏封宜人君方在娠祖母蕭夫人夢有桂花之祥既寤而君生稍長從吉水君授易探源攬絃夔出羣輩至治三年就試鄉闈時年籍猶未逮及開榜同貢者皆先達宿望

而君以年少首易經人皆奇之明年下第以龍飛恩例授瑞州學正君不挫抑志氣彌厲天曆元年再貢敏魁多士及登第賜同進士出身授從仕郎南康路建昌州判官秩滿丁外艱服闋改授徵事郎興國路錄事再調承事郎紹興路會稽縣尹未代以母病去官終於家初登第歸州人榮之太守為表其里曰聯魁坊其在建昌民有鄭佛生者日鬻菜以供母而孝道醇備君特嘉獎上狀于朝遂旌其門先時江湖有劇寇既就捕未決乃越獄散亡他境無能捕之者君曰是蓄奸以遺患吾不為也乃遣人蹤迹盡獲而殺之盜以屏息州有三陂界南昌新建間可既曰若干頃廢且久民以旱告君相度形便浚污發湮造復其利民則大悅興國地僻俗陋君撫以安靜首贊郡庠礪範金石創置大成樂覈三皇廟祭田建懷陂樓修城束堤三百餘丈周樹以柳舟航聚落隱為一郡勝槩會稽為浙東壯縣尤號岳劇君始至卒有循故事越境出迓者君揮遣之令非召不得見自是浮濫屏縮庭廡肅然其差役也驗糧賦為高下仍歲籍之使無竄易為奸帖縣門約曰某若干月某若干日某日受役某日代不知約者罰有差縣口食益課先時率侵於私鬻君設法每鄉置局命里長董之民給券一紙畫為十二月分每月令民費券置益買訖則官以私識驗之歲周課完無有侵漏時阿理溫沙以刑部侍郎

出監紹興而貢公師泰以翰林脩撰為推官皆喜得君
為屬會餘姚民以賦役奸弊言於郡請更之者阿理公
顧諸屬莫能任即命君徃定之有大姓欲圖免之知君
不可干則賄帥府以召脩海塘撓君海塘重役非累歲
莫能集阿理公大驚曰是必有奸民所中故左計以搖
吾今者即移文具白之帥府悟始反君餘姚即定其後
山陰富室徐某嘗以私怨殺人沉尸於海又仇異母弟
誣以偽造楮幣而幽之使不得自白會有以奸狀言於
推官者貢公曰吾欲取之久矣然非明敏廉介如夏會
稽者不可即委君治其狀或以猾巨奸詎為君危之君
不為動即日叔捕窮詰竟按其罪於是遠近震伏邑以
大治始脩孔子廟繼脩夏禹廟脩南鎮廟又脩馬太守
祠歲大比浙省檄君與貢公同考試所得皆名士時論
偉之其以母病去官也邑人遮留之不可則言之郡郡
遣吏諭留之又不可及行民罷市相吊泣其旁縣聞之
有追送數十百里外哭而返者比歸母病少瘳而君得
奇疾逾月遂卒年四十有四君子惜之君天性夙成有
過人之資讀書下目數行而剖析融液貫穿洞達無有
遺難初貢時年二十再貢二十有六力強氣銳勇於敢
為不可以勢利奪故所樹立如此尤善為古文歌詩作
楷書清勁有法方之專門章句之士迨不及也所中科
文皆溫純贍蔚四方學者手抄口誦視為楷式翰林承

晉歐陽公嘗得其文於南宮歎曰此一代文苑也其及門高第若山東劉謙河南李玉松江黃璋臨江章大雅皆策科成名有足稱道子男二曰璜曰瓚瓚後君五年卒瓚尤力學克世其家云

贊曰漢史稱良吏類以經術飭吏事故能敦古教化興利除害其後秦最膺秩者往往有之然未有一門異代數世明經如夏氏者夫學脩於家其積之可謂遠矣政達於官而施之者無留難焉自非不奪於貨賄不劔於權勢不憚於凶禍惻然奉法守正如夏君者其能然乎使其志得大行循會稽而上將必有太過人者而年不登中壽位不至上大夫財沉浮下德以止豈非命哉

五荆傳

蕭氏有五兄弟居邑之武山下其長者曰翀次者曰翬曰翬曰翬曰翬翬之父自新翬之父自明皆先卒翬之父自成年且垂老故無恙五人者皆嚴事之又能通有無均瘠肥同休戚敦敦友睦勤好詩禮每旦各督僮奴出耕歸則相與讀書鳴琴吹弄蕭遂以歡聚於一堂之上無間言焉會有旨起均糧城甓自成以田稅及等汪總甲事造運舟命翀往漉之或有察其黨與並為奸利者朝廷遣官出讞翀引服在行既而慮自成弗安即以書慰其家謂叔父年老宜留已當自行也自成聞

而不悅得神書輒碎裂之不復視曰吾兄早亡僅一子
又未有嗣忍擠以往乎乃奮然出告姪某實誣冒自成
名在法自成實當往二人庭爭不已至相持抱大哭官
府不能決卒按籍坐自成而出肿肿哭于門外不去自
成遙勞之曰汝亟歸視家事萬無以老身為慮也聞者
傷之後府以自成送臺獄議後終其身以貸死且往屯
淮滁間肿與諸弟泣而聚謀曰吾父其遂不返乎今官
府事方殷盍分力以共濟衆曰諾時暈最少乃命暈率
子姪以就學而命穉督耕稼命昧造縣服役事而已與
穉將更送往省于滁州會檄下有罪者許輸粟河州以
自贖肿即日收其家貲貨得若干先遣穉賫往京師
聽命久之不報肿憂憤不自勝乃更傾貲產至斥婦女
粧奩得錢鈔若干以繼益之將行其長子女遽嬰疾暴
卒肿不暇顧而去先自成在滁陽聞肿來亟命為書緩
之肿不為止比至京則前贖律且格不行肿過滁陽與
其弟穉先後在侍凡三十餘日而返家故有隙地當中
堂之北兄弟旦夕嘗游息焉或言某所有紫荆樹可移
植者及得之則同根而幹者凡五衆異之以為紫荆兄
弟數也而其數若有合焉久之芽葉紛敷其間一幹乃
獨異而非是衆曰宜去之且祝曰符吾兄弟也宜更生
未幾有茁而上挺者視之果荆樹也衆則大喜遂酌酒
醉之設具燕焉肿為之賦五言詠以示諸弟賓客合而

和之者若干人余時親見之故不敢泯其事而為之傳
且特使居滌陽者聞而喜慰焉贊曰

田真之事遠矣昔陸士衡賦豫章行謂三荆懼同株
而孝友傳又謂古有兄弟忿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
接葉連陰而止其即田真歟抑古者固又自有其事
歟然未聞有五荆者今蕭氏兄弟罹患難縮顛沛極
矣而所以和其家同其心者不變而益堅則荆之發
祥也宜哉夫始而視之以異類者以見類之異者猶
可以同其榮况同氣乎終而視之以其數之真者乃
所以應其氣之同固自有不可得而缺者歟抑五陽
數也人稟於五行而道五常竒之為一偶之為二
之為三五之為五至五而變不勝窮焉意者草木固
有得夫氣之先者歟昔孔子誦棠棣之詩而以父母
其順贊之嗟乎蕭氏兄弟尚益培其本保其榮固其
翁而思所以順其父母乎

槎翁文集卷之三

說

錄南園灌隱說

州城之西土平衍而廣袤少石而多水其南為龍州瀕
大江東為中洲瀕魚坵北為龍灣之原瀕文溪其去溪
與坵若江稍遠者則尋丈之中有坎井焉所以時旱溢
節盈縮而資灌注者也故其地為洲洲土宜圃而圃于
是者咸鮮澤甘膾不匱有以哉於是友人王君子啓居
其上再世矣一旦閉門謝却斲耕於壟上若將去而遂
隱者劉子聞而往即之過南園入町疇間見蔬藝豐緜
溝畫交布流泉活活行其間子啓方頽然衣短褐冒風

日與畦夫野老抱挈瓶甕奔趨後先余因迎勞之曰甚矣子之憊矣得無有其說乎不然何屑屑不憚煩若是邪子啓厲其色而誚余曰子何言也凡人具手足耳目以生者亦豈能以常逸哉逸莫逸於饜富貴之人而不知其不逸者大矣昔吾有斯園也嘗棄而違之以遠遊於千百里之外徒操寸管持虛言以坐食當世吾之圃始日荒而不可為矣今幸獲返於斯以從事初志又安敢憚邪吾始仰成於天而雨露之降不能必其時至故一責勞於已而有事於灌焉而灌之道知者或寡矣方盛夏不雨土石焦灼地氣不升鮮者以萎彼小之為坎井大之為溪若填又大之為江流其浩浩汨汨源源混混可挹而挈者吾咸得而有之而無不足者故吾四體雖未嘗有一時之休而吾之圃恒未嘗有一時之病且吾之治畦也不驚於廣地故水之注也恒易充不棄於蕪穢故物之生者恒易蕃又時決壅蔽以導其生意節淺深以敷其流澤少之則燥過之則涸鷄犬牛羊之放牧卉木叢薄之蔽虧凡所以病吾畦者皆無有也又何憊焉劉子謝之曰異哉子之為也不俯仰於桔槔之勞不坐食於連筒之逸其學灌也如學道其治圃也如治生推子之言充子之志以施於天下可也又安在其為隱乎今而後子雖欲隱人將不能為子隱矣於是子啓然抱甕而起起而歌曰汲江水之瀏瀏兮灌吾畦之

出山彼驕肆以安佚兮曾不知富貴之為憂苟時乎其
弗與兮又孰知余忘之所求

乳之說

予家畜乳犬將期年矣遭亂携之入山中寓田家有黃
犬老且憊乳犬常御戲之弗悟也所居當山木叢薄間
日有狐貉文狸眊盱踰伏其下伺鷄鶩之間而攫之黃
犬習知其來輒叫嗥信信率乳犬循其迹而要逐之他
日乳犬先覺輒徑往至有所獲以絕亢碎首逆曳以歸
自是恒頷頷然有威怒意至逐嚙過門者人或賀予得
獵犬于甚異之乃夜半有聲倅然過山下者黃犬遽嗥
之且嗥且退入竇中猶潛嗥不已蓋欲出而屢却者數
四予怪其憊而過怯也獨乳犬跳躑叫嗥若將尾之而
窮其往者久之嗥聲不聞呼之卒不返明旦起視見道
上虎迹過山腰百五十步外有餘齒焉衆曰嘻斃於庖
矣劉子聞而歎曰世固有不度德不量力而妄肆吞噬
卒至喪其身而不悟者與此犬何異彼豈知其為虎哉
而惑者乃嗤詆老成遲鈍之多慮則過矣嗚呼彼固將
謂天下皆狐貉輩若邪使當時一出即遇悍敵有所憚
而不敢肆則望狐貉輩且睨阻審諦矣况逐虎乎然則
致乳犬於死地者非虎也乃狐貉與文狸輩也善柔之
不可習欺也如此哉

善哉曰禮記君子曰鍾靜春甫以其子之始生當歲正月之三日也爰取春秋之說名以履端而字之曰舉正焉他日舉正年既四十矣乃請其所以字之之說於下子謂之曰此春秋正德之義也故春秋首明必書所以謹天時焉其曰履端於始叙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其左氏之說歟予不敢知請置此而更其說夫正者無偏黨定側之謂也禮曰立必正方賈生曰見正人聞正言行正事於家人曰正位也於三德曰正直也於為政曰正名也正之為義廣矣亦顧其所以舉者何如耳而舉之義有二焉釋者謂舉稱也動也如孟子舉百鈞如漢書舉不知儀之舉是也又謂舉揚也引也如孟子

舉於海舉於市如蒸民詩民鮮克舉之之舉是也夫惟己之動能不違於正而知所以脩其身則人之舉斯亦不外於正而知所以治其民矣此尔字之說也此予推而廣之有不獨若爾先君假春秋之義之說而已也余與舉正同有志於學又同歲而生之月若實倍而先之其日又加十贏一焉蓋生乎吾前者固以兄視之則因其問字之及也余安得不推廣之以致其愛助之云云哉或曰端猶正也故字之所命本於端是不然正之義雖近於端而端字又有始初之義不止於正而已謂之正則固有以貫始終為一致而自無不正矣余故為之敬其名而重其字使有以自正而不惑焉庶亦有合於

其先君之意哉

蕭昂子彛字說

彛與昂同類也而異用焉用異也而亦相資焉古先聖王將有事于天地宗廟於是乎有彛昂之器以致用其尊且大可知矣昂有九皆以之事烹飪彛有六皆以之事裸獻然則烹飪以食而裸獻以鬯彛列于上而昂陳于下者也而謂之相資焉何也蓋祭祀之禮以羹定為節而清酏行焉羹定於昂而鬯裸於彛其相資以成禮者豈不秩乎其有序哉然彛尊而居上備鳳堆之飾有文之道焉昂大而居下極疑定之體有質之道焉君子法昂之體以為質而所以充於內者無不盛也體羹之

飾以為文而所以施於外者無不章也斯其為盛德之歸矣盧溪蕭昂字子彛嘗請其說於子下嘉其有志於學也因為推言古之所以為彛為昂者俾子彛觀以自考焉子彛故名家子也徃年以州掾為百夫長摠甲夫從前監州達侯守城有勞勩達侯死子彛適居山中有年矣然余觀子彛之所以自持者甚大而重則或者欲舉而進之於朝廷宗廟之上不難也嗟乎蕭君抱其器而自晦乎吾懼子之器完且具而用之不可以遂逝矣易不云乎箴器於身待時而動君子之道也况有尔祖時庵之說在君其歸而求之則子為蕭氏之令器矣

蕭鵬舉字說

友人黃紳字鵬舉請其字說於余余以為名命於親字
立於友古之道也然字之於名必相因以發其義是故
陸羽之字鴻漸張翰之字季鷹李翱之字習之義之所
取尚矣今子之所以名紳字鵬舉豈非有取於齊諧之
說乎齊諧志怪也吾何以語子哉雖然嘗聞之矣鵬非
鵬也鯤之所化也其飛而舉也非徒舉也風之積也方
天池之濱游而為鯤其大也不知其幾千里矣及其化
而為鵬而南徙背如泰山翼若垂雲其大又不知其幾
千里也使非積九萬里扶搖風搏而上之幾何其不塌
然委絕於泥沙間哉夫紳者上飛之謂凡羽蟲之翼而
飛者無不引而欲上子之親所以期望於子者固將察

為乎雲霄之表焉宜字之義之有取於鵬之舉也詩不
云乎為飛戾天又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又曰翽彼飛
隼其飛戾天夫為也鶉也隼也皆飛而舉舉而上者也
然皆未若鵬之能化而尤大者也取天地間能化而大
者以副子之名則鵬之舉也於紳其有幾乎紳其靜養
以充其氣積學以培其風則其飛而舉也可以絕雲霄
負青天橫四海隘下土不難矣若夫搶控於榆枋之下
蹶躅於蓬蒿之間不數仞而上則其視凡翼而舉者固
猶遠矣况於鵬乎或者曰鵬及朋皆古之鳳字故朋鳥
象形鳳之飛群鳥從之以萬數故鵬字又為朋黨之朋
此字書之說也紳其高舉覽德以瑞斯世引善類而同

升焉又烏知鵬之不為鳳哉是或一說也非齊諧也子
必有所擇矣

塵外說

盈天地之間者皆塵也紛紛暮暮汨汨渾渾浮游糅雜
無方體之不周無罅隙之可間而人亦卒不能外之者
故外微塵不足以論天地而天地之間亦未能有外微
塵而自見者斯固天地游塵之所乘亦何莫而非塵也
塵之所充大矣廣矣夫人亦孰知夫塵之不可離哉今
夫坐暗室之內見一隙之日而塵之體已昭昭乎不可
掩矣至於具耳目坐乎高堂廣廈之上者或未之見也
一扇之揮拂然眯目一帚之揚焯然撲面動之愈煩則
其變也愈甚而非其至也及起乎平原曠野之中浩然
勃鬱與風勢相騰薄至揚埃掘堞衝穴振宇上躡日月
旁伏光景為游龍為野馬而塵之變動為不可窮矣果
孰從其外以觀之哉吾嘗疑玄虛之間太清之墟去人
為甚遠必有至人飛僊挾日月吸沆瀣乘清氣以行八
極之表而吾之未見焉他日有清華曾鍊師者玄冠野
服靜坐一室蓋能清心怡神翛然與澹泊相遭而悠然
與高明共游處乎輻輳之中而常超乎瑤瑤之外豈真
所謂入火不熱而入水不濡者歟予竊聞而異焉方涓
涓乎塵之內者故為之說以質於鍊師蓋亦有見夫天
地之大於一隙之微者矣其然也其不然乎

錢佛說

吾州普覺寺有十八尊者其塑像極麗偉顯瞻仰奕奕有生氣其始塑年月人無有知者或云將二百餘年矣癸卯三月東南亂兵聚泰和有持刀行殿上戲擊折尊者一臂者臂墮地破碎獲古錢數文訝焉乃更擊之糜其軀得錢數百十八尊無有完者有三世佛居中尤高大併擊之大獲銅錢而去獨他佛以無錢得完問之寺僧云當合泥控搏時有好事求福利者爭施錢投泥中因以綴其身自頂及踵無有無者若曰多寶佛云爾嗟乎世以厚蔽致禍者何以異此使佛生存猶將無所利於錢施况土木偶乎利之所在雖土木偶猶不免於禍而况於人乎利之足以累其軀者如此可不畏哉

王氏子名字說

癸卯夏五月余自南平來省伯兄子中於興國主城西王氏昆弟三人伯曰皆春仲曰如春季曰庭春皆青年雅質尤好客尤好教子讀書余甚敬之庭春有子四人乃月之某日其次子克忠始生男子余釐酒賀庭春有抱孫之喜君曰是不可以無名也願因先生而命之庶來者信而有徵焉余以為親之於子未嘗不願其美且賢也故子之賢足以為一家之瑞出而仕又賢焉一國天下之瑞也古今天下之瑞莫有過於麟者麟非徒瑞也足不以履生蟲踐生草角不以抵皆其仁也仁為五

帝之先有純德焉宜名之曰瑞麟而字之曰仁甫君其善視而慎教之吾見其始於瑞家終於瑞國不難矣抑始生三日而名命之父責也長而冠而字之賓道也余也竊忝衆賓之末亦既僭名之矣又安敢以斯子未及冠爲辭而不預擬之以字哉於是庭春拱而謝曰他日孺子有知敢不敬佩先生之教敢請說焉余不能辭作王氏子瑞麟名字說

楊氏二子字說

燕山左衛指揮僉事楊君德先以其二子曰椿曰樞者來見且曰願有以字之也夫子生而父命之名長而冠實命之字字所以尊其名也而必有義焉則告之曰昔莊周謂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椿其木之壽者歟請字之曰允年衛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椅其材之良者歟請字之曰允良椿也務於德以將其壽椅也力於學以充其良斯無負而父所以命名之意矣德先敦禮而尚文其家教固有素也余不敏請自附於賓祝之末以所字之義書于簡而授之

無邊說

歙江之陰石潭之區有喬林佳木鬱積森勃下臨清泚上翳天日有梵宇曰慈祐者宅其中有上人曰無邊者居之余數過焉見其儀狀魁磊而質實言語簡訥而真淳温乎如光采之在璞而未啓蓋乎如聲音之在木而

未振也嘗請余述其所以名之說余未有以復之他日
又請焉余不能辭則因謂之曰天下之物衆矣莫大於
天地莫小於毫毛而具有中邊之位焉故一匹之端曰
邊幅四國之極曰邊陲中之外固有邊矣而邊之外固
又自有餘地也夫為邊而復有餘地焉其為邊也亦小
矣惟昔正者之有天下曰無外而楚人之辭有曰無垠
蒙人之說又有所謂無涯者焉涯也垠也外也即邊之
謂也邊而至於無焉斯極天下之大莫能載而與之準
矣此吾儒之說也上人其亦樂而頌聞之乎曰未也然
則子之說有所謂無量無際者同乎否乎又有所謂虛
空上下四維不可思議有所謂充滿周遍大千三千恒

河沙界與夫日月繞須弥山八萬四千由旬其說尤極
宏博則吾不得而知之矣然世自邊之說立乃有較物
我辨彼此分內外者上人寧有是哉抑子之宗又有所
謂食蜜之喻將非特邊無也雖中亦無也上人之於名
義殆將無所於中邊乎抑亦如前之所陳而卒亦莫之
擬度乎上人啞然笑曰止矣乃相與挹涼風濯清泉蔭
嘉樹兀兀以終日蓋超然不知毫髮之為小而天地之
為大也而亦無所不在也故於別也書吾說以贈之

龍非池字說

水山黃洪之聞有隱君子讀書養真厚自澗瀆澹然不
求聞於世自號曰非池翁人或疑之翁曰吾受世命成

有異於人人。顧嘗聞人曰：龍非池中物也。故托之以自名。而世之知托者，蓋鮮矣。他日以余之尚友也，則請而請申其說。余陋而寡聞，誠不足以知之。將何以爲翁言？托如必欲言之，則請置此而更其說。嗟夫，翁之命名也，其固矣。夫夫舉天下後世之得姓也，衆矣而莫不各有其自。或以地，或以邑，或以官，或以物，而其大者，則固皆義農黃帝神明之後也。今子之祖於龍也，其共工氏之勾龍歟？其夔龍之龍歟？抑御龍氏之後歟？氏皆不可知也。然吾聞論世尚論其德，德之脩否，世之盛衰也。卜盛衰者，以德不以姓。故名者，亦係於德而不必係於姓。能本乎初者也。其爲邑爲官爲物，有美有德，亦係乎其初之所值而非可以有擇也。則凡世之命名立字者，又豈必緣姓以立義？托翁以姓龍而字曰非池，其爲泥也，不亦甚乎？抑君子托於物以婉其德者，有之矣。豈必龍哉？夫池者，水之聚也。水不聚，不足以成池。猶善不積，不足以成德。水之聚不已，則池可使爲江。爲河，爲湖，爲海，否則終於池而已。善之積不已，則衆人可使爲賢，爲聖。否則卒爲衆人而已。耳子以非池自厲，必能不沾沾然自濡於膚寸拘拘焉自局於一方也。審矣此固士君子之所當自致焉者也。又奚必本於龍而後然？托余辱與君同出於御龍氏，故不以淺陋自棄，輒推本姓氏之說，以正命名之義。如此既以獲於翁，亦因以自規云。

仁山字評

清江傳嶽守仁山倜儻佳士也一日來問其所為字之
說久之未有以對也他日復與之相見于株林之下固
請畢其說而余無以辭焉則因指所見之山而告之曰
子知夫山乎其聳而為峰矗而為巒邃而為谷湧而為
泉者山也而草木生之品類植焉其微而為蕨草為荆
榛為蘭菅芝朮固無不美且遂矣其大者為筠竹為松
栢為杞梓椶椈豫章亦皆自其職芒之芟徑寸之根充
而致之稱滿條達或為拱把為十圍為百尺之幹千丈
之標與夫萬人之庄者也此非仁而能若是乎夫氣之
鍾者莫如山而山之發生類於仁仁非徒生物而已也
出金石藥餌可以濟生養備材植為宮室舟楫車乘器
皿可以周民用不仁而能之乎又非徒周民用而已也
膚寸觸石凝而為雲可以雨天下回焦蘇枯潤萬物而
無所擇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非仁固不能尔也夫
豈徒與雨澤而已哉天生賢哲蓄秀于山大道之行可
以無美不故甫申自微降而尼父毓於尼山說起傳義
而巢由隱于箕穎非山之靈秀以仁又焉能生賢哲以
幸天下後世哉是山也以生生為心而生生之效至於
蓬草木利器用出雲雨毓賢哲而不但已其為仁也不
亦夫矣我揀山之為體隆然而已隆然而位乎地者物
也物之功用猶若是而況於人乎君其靜養以固其體

遂起謝曰夫執言乎敬聞命矣敢不佩服無敢以無辱於所宗

毀楊太伯公祠說

甲辰歲鄉民有傳作殖神曰楊太伯公者明年春其祀大行交境外數百十里無不祀者詢其自曰自賴賴曰自廣南其言反離幽詭莫可徵杖其始懼民之難已而弗從也則為易言以誘之曰毋煩以祠祀我凡山趾水濱林麓田畛間皆我所樂止第削木三尺為主書名號其上而椽植之祭用飯或為柜牧牲有則薦否則已措錢則胥置之而不焚時兵歛相仍民皇皇焉懼無以為

生又山虎四出或傳神曰虎者也是自是畜猪犬羊牛者咸來禱是秋禾稼稍登冬枯旱麥無苗入春得雨苗始悉長葦葦填阡陌間民誥誥呼曰公嘗許麥大熟信然若等但為鐵檐荷麥耳於是父老謀曰是能福我者不可使暴露于風雨也乃為之架木覆瓦而祠祀之好事者加黝亞丹碧至圖像衣冠車馬甚都過者瞻之赫如也民一瓦一石不即赴功者輒以虎來恐之且曰若不欲飽食麥乎由是祠廟林立相望既四月麥秀不實獲則大損民始疑駭乃五月又不雨螟螣時作虎害不息衆用咨嗟則又相與謀曰昔者吾未嘗奉斯祀也虎不入境螟不傷稼麥則時穫今螟虎無麥其新廟之所致

歎今三日不雨禾則盡禍盡改圖諸衆曰諾則相與復拜其里之故社而要之曰吾農不知妄祀以獲疾於尔神神矜其悔罪能不出二日雨則當撤新廟以謝既三日果大雨至五日遂足民相呼盡起撤新廟而焚之其嘗罹虎害者至取其塑像鞭撲棄之歲以大稔劉子聞而歎曰甚矣民之可畏也持不根之見冀非常之利沾沾焉謂可朝種而夕獲也彼豈知天道執古之教民稼穡莫大於神農莫聖於后稷而雨暘災祥之懸於天者猶不敢知而况於後世之淫瞽乎維時兵災襍揉民無定志彼野巫鄙夫又巧為易辭簧鼓其間依乘訛言以假威竊食於亂世亦可慨矣不謂新祠之立既與旱併及其毀撤又適與雨會遂使怒之歸牢不可追焚撤鞭撲之不置名位之不可虛負也如此執嗟夫彼假天以誣民者固可醜矣而世之佞倖解后以成功者亦豈足以終恃紘傳曰民至愚而神其真可歎也夫其真可畏也夫

羅用達字說 篇七

錄鬻婦說

歲乙巳兵後大歎民有鬻其妻於廬陵之蕭洲得五斗粟者其夫持粟出門去數百步矣其妻號而返之謂曰本以凶歎不能兩全又無別貨可脫急故寧鬻身以相濟今所得粟止五斗計其間去食新之日尚遠也食五

斗粟既能食新否乎否則若終死亡耳奈何遽搶結髮之誼而為此痛割哉聞永新比歲豐而饒粟此去不百里盍歸粟主人與若俱行丐以求活萬一得兩存以免於離析之患不亦可乎苟不幸而死則偕死况或者未必死乎乃泣謝主人相携而去劉子聞而歎曰義哉其妻之言也夫夫婦以義合者也今其頻於死亡而相棄豈得已哉遂至見粟不見妻苟升斗以延旦夕蓋魚復有一日深長之慮者矣使幸得食粟而不死或盡食而死皆未可知然一食其粟則終不得妻其妻者必可知矣茲其運粟而去也或死或不死粟未可知而詞嚴義正婦則存焉夫豈沁沁焉持旦夕命以自矜者哉夫鬻身非之我矣自鬻以濟其夫焉可也身鬻矣而所事不能以終濟則不如全身俟命之為愈此所以反覆權之而卒歸於正歟嗚呼世無烈丈夫久矣况婦人女子乎彼食人之祿僭人之爵者固將謂一旦緩急可恃也君父不幸而遭難則雖若紀信之詐董永之賣宜有所不辭今計不知出此反乘危利蓄肆然委質於他人乃謂昔者之祿不足以酬其勲而方恨去之之不早者顧此婦寧不大有覲哉又或不能早斷以義徒隱忍泯忍失其身矣他日乃不勝自悔始謂不能忘情於故夫如餅師之憶者則亦何及哉嗚呼婦人從入者也一而已矣彼饑饉死亡何足計哉故吾於蕭洲之婦蓋深有感云

王伯昂字說

戊申冬余自廬陵王氏館中將歸南中生有名高字伯昂者請曰昔幸以父師之命既冠而字矣惟是不敏從先生有年而卒未能有以就於所造先生不終棄幸也願賜之說以自勵焉予不能辭則進而告之曰子嘗冠矣聞加冠之祝辭已乎其曰棄尔幼志順尔成德則欲德之成也宜必慎於所字今子之字曰伯昂則父師之意豈無所冀望於子哉伯者古五爵之一而年之長者亦通謂之伯故爵曰某侯某伯也父之長曰伯父兄之長曰伯兄伯之若是乎貴且重也而配之以昂之云則固有所取矣夫昂之文從日取日之進而升者謂之昂則君子之自脩也必其偉然有尊嚴之望超然有振拔之意而後可夫豈奄奄然淪溺屏伏於污下之謂哉子知伯之可尊則知幼志之當棄矣知昂之可尚則知進德之當勉矣其說孰有外於祝辭之云云哉抑聞之仰而高者昂之謂俯之而低者昂之反也盡觀諸權衡乎此俯則彼昂此昂則彼俯矣勢不能以兩立心不能以二用也子其謹好尚以致車其行謹修習以致休於學則家之孝友斯無忝於父兄國之忠良可無忝於爵命斯其五無愧於所字矣必無愧於所字然後為君子之成德也子歸矣將日望子之所趨以驗子之所至其亦以予之言為弗信也哉

羅克浚字說

羅生名淵者嘗請字於余余旣以克浚字之矣則復瑤而請其說因告之曰夫淵者水之積也然必浚之愈深則其積也愈厚蓋有致其浚之功而不能造乎其極者有之矣然未有不由於浚而能自致乎極者也譬之渠焉以一疏之滌之然後水得以行而不壅也譬之井焉必洵之一汰之然後水得以泄而不竭也而况於淵乎子誠日治之而求以益深焉則蛟龍可截也魚鼈可畜而大舟可載也否則潢枯潦縮沙石湮滯其不為啼泮蛙坎者幾希又奚淵之有哉人之為德亦若是而已矣啓之問以字以浚其源達之行事以浚其流而又持之和敬以消融其渣滓礪之謙勤以磨礪其圭角擴之勇智以究極其底裏信能然矣德其有不成者乎吾見子之所造日決決乎其不可測矣嗟乎淵也其亦思所以致夫浚之功也哉

張彥實字說

里之仕族張氏有生名昂者嘗字一舉矣他日子同年伯雲劉先生見之以為昂而罷舉之則固不若友諧已有其實之為愈也况彥又為士之美稱乎蓋更之曰彥實且俾昂來請其說余以為斯字之更也實自吾伯雲甫則欲聞其義安得舍先生一而他求哉生固曰茲先生之命也余不敢辭則告之曰功有之木上有火昂夫大

上而水下有烹飪之義而奇相乘有器之象焉下
之初六趾之象也中之九二二三四陽之中實履之象也
上之六五耳之象也又上之六二九鉉之象也故初之出
否吉將有以承其實也四之九二足凶慎有以喪其實也
黃耳之利固所以主夫是器之實而五鉉之吉又將有
以舉是器之實焉此昂有實之所以為吉而不可以虛
焉者也是器也備四海九州之土百物之薦而不為費
極九牛之函而不為侈小而不日姓日用之所資大而聖
人之所以大享以養聖賢殷蒞所以事天地上帝夫孰非
其實之所致哉雖然否惡不出則誠善不能以獨存持
守不力則公鍊不能以終保知誠善為已德之實則

公鍊為昂器之實矣生其孳孳焉益務充積而保有之
知無之不可以為有也知虛之不可以為盈也則生為
美士之稱也幾矣矧生明敏通裕方力於問學余安得
不推極其重大而充積者以相先生之意而成生之美
哉生歸其母以余之言而遂已乎見先生尚質而請益
焉當又有以語子

平遠圖說

天下之理惟平者能遠而取類莫切與山與水焉蓋嘗
觀於水其悍湍激浪與風薄石鬪而上蹴雲日者非平
也然其勢率不數十里止矣又嘗觀於山其奔崖竦嶂
走巖業而軋霄漢者非平也然其勢亦恒不數百十里

止耳惟中原曠陸一轍萬里長江鉅湖千頃一碧淵然
之光蒼然之色極而望之不見涯涘一何遠哉亦曰平
而已矣惟於人也亦然其心平則無傾危之患其氣平
則無忿激之過其行平則無躓踣之憂此古聖賢君子
之道所以可行之終身可放之四海可建諸天地而不
悖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以此而已彼矯亢拂戾高自
詭縱以為驚世駭俗之行者固有之矣然勉強於旦夕
者或不能持循於終身扞格於目前者必不能致惑於
千里之外亦奚益哉交人豫章祝君仁壽別字平遠為
人恂恂易直與人交久而益敬其司驛西昌之浩溪逾
三年矣上賢而下悅之者如一日宜其仕之方亨猶行
之騷騷乎其口述也好事者謂為山水平遠圖以寄意
余因推其義而廣之使知是山不獨在山水間已也